



蛾術編一
說錄一二

15
500
1



波
49
1

45
500
1

東京書院
學校圖書

所錄文
有物那

蛾術編

嘉定王西莊先生著

明治五年一月九日
錢炳燾

世楷堂藏板

道光二十一
年歲次辛丑
春二月開雕

蛾術編序

著書難著書而有人傳之爲尤難余觀梁阮孝緒七錄
所載當代名書凡經典五百九十一種傳記一千有二
十種子兵文集諸錄四千六百七十九種大率傳者少
而不傳者多世尠探奇嗜古之儒勤鈔而寶護之雖有
八覽十志不轉瞬而飽羽陵之蠹矣嘉定王光祿著有
蛾術編九十五卷攷據精能搜羅宏富久已推重士林
然未有刊本吳江沈君翠嶺風雅士也探奇嗜古攷攷
不倦旣刻 昭代叢書五百種復以是編屬迨生青厓
詳加校勘青厓又于每段後加以按語糾謬正訛或反

覆紬繹觸類引伸或討論精覈明辨以晰誠藝林快事也余惟光祿之書卷帙浩繁非積有重資不能鏤板歲月既久安知不煙飛塵散而光祿一生之精力不于是泯沒乎然則沈君之傳書其功不在著書下也又聞沈君將開雕長洲吳枚菴所選國朝文徵而并爲之補其遺續其後以爲宇內大觀余尤喜沈君傳書之志甚鉅豈獨爲光祿一人幸哉青厓余壬午分校所得士是編刻成問序于余余自慙薄植無文而得附名此書以傳于後亦何幸也

道光二十三年歲在癸卯四月固安楊承湛序

蛾術編序

丁未歲秋余司教松陵適沈君翠嶺刻王光祿蛾術編成屬余爲序余惟光祿纂述之勤與沈君流傳之意序者綦詳且經迮君青厓參校博衍宏通致爲精審余又何言第以愚者千慮豈無一得展誦之餘略抒所見順其篇章條列于左或可爲讀光祿書者搜討之助如光祿謂易釋文引桓元說桓元注易從未見于他書按釋文序錄易之注解傳述人于荀九家集注十卷下列謝萬韓伯袁悅之桓元卞玉等十人而隋書經籍志有桓元繫辭注二卷是桓氏有易注特今佚耳論張衡桓譚

不信讖緯據後漢書張衡傳注謂衡信緯則譚可知按
藝文類聚引桓譚新論云明堂唐虞謂之五府府聚也
言五帝之神聚于此此本尚書帝命驗文見史記正義
及索隱是譚信緯之證也謂羣書引尚書逸文可疑及
誤者云史記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
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說
文木部櫟下引虞書同又云說文辵部引虞書曰怨匹
曰述皆尚書逸文之可疑者竊意四載之文本尚書家
說如說文日部引虞書曰仁覆閔下本古尚書說也大
部引詩曰不醉而怒謂之羸本毛詩蕩傳文也引經師

訓說而稱書曰詩曰許書每多此例審是則河渠書之
引夏書亦猶是矣至怨匹曰述據說文辵部述下云斂
聚也虞書曰旁述孱功又曰怨匹曰述此又曰猶一曰
耳言述義爲斂聚又爲怨匹之稱非承上虞書言之許
載之以廣異義或又爲一字之誤則二者均非逸書也
又云說文木部櫓木也書曰竹箭如櫓子賤切今無考
此亦尚書說也禹貢揚州篠簜旣敷瑤琨篠簜史記夏
本紀引篠簜俱作竹箭此非訓詁字今文尚書如是如
櫓者蓋今文家說竹箭形如櫓耳櫓之形狀未聞其字
从木晉聲尚書大傳說橋高高然而仰梓晉晉然而俯

是晉有低小之義則楮之从晉不僅取聲蓋木之低小者竹箭之形似之故舉以爲况非逸文無以攷也閻百詩謂明嘉靖九年后蒼從祀孔廟戴聖以賊吏見黜考漢書止言其爲九江太守枉法夫枉法非受賊也至鄭樵通志橫加以賊吏之名明嘉靖間張亨敬大正祀典遂黜戴聖而進后蒼此事之極冤抑者閻氏素精考證亦隨聲附和謬矣而光祿止極言后蒼非傳述禮記者而于戴聖事竟不爲別白豈亦以爲賊吏與至論爾雅誤人以爲周公孔子子夏合作詩七月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文此

言蓋近是光祿篤守鄭學者竟未引及若得此則合作之說可以不發矣若乃說文示部引周禮不在周禮中者如示部禘下周禮曰五年一禘祫下周禮曰三年一祫之類此亦引周禮說而稱周禮者如引詩傳稱詩曰引古尚書說稱虞書曰之比而光祿謂漢書藝文志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無周禮許自言禮周官說文序不言周禮也禘祫等字下所引許意約周家之禮爲周禮非指書名或所引卽在周官傳中今案許書內部臚下曰周禮有膳膳天官庖人職文也邑部鄙下周禮曰任鄙地地官載師職文也刀部副下周禮曰副辜祭則

春官大宗伯職文弓部注周禮曰天子六弓則夏官司弓矢職文是可證許時稱周官爲周禮不得云非指書名矣至禡下云周禮曰禡于所征之地光祿謂許引他經而亦稱周禮意謂此本王制文也不知此亦引周禮說考許書引經傳于今所稱十三經者不引及戴記穀梁其稱禮曰禮記曰者皆儀禮文其引月令則稱明堂月令是所引爲明堂陰陽記中之月令非戴記之月令也禡下所稱非王制文可知矣其論許書重出字云說文屎或从木尼聲大徐以爲重出以木部本有柅字注云木梨从木尼聲故大徐以屎下重文作柅爲重出不

知木若梨者柅之正訓而屎之或體作柅故許列于屎下云屎或从木尼聲非重出也屎爲絡絲篋柄故易遘初六繫于金柅荀爽虞翻皆以柅爲絡絲具以柅卽屎也若以爲重出而易義遂不可通坎九五祗既平從說文作禡訓安云地道變盈而流謙九五體坎互艮艮止坤安不至盈滿因安致平故无咎象曰中未大也正美之也按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未大也作中未光大也虞翻曰體屯五中故未光大是漢易大上有光字祗既平之祗既用說文于象傳則用王弼本以爲變盈流謙之證得毋不相符合乎說文示部禡禱牲馬祭也詩曰既

禡既禡此引三家詩也毛詩作既伯既禱者禱與禡通伯者禡之假借字也王制釋文云禡馬怕反又音伯蓋古音讀禡如伯故毛詩古文假伯爲之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許訓禡爲禱牲馬祭者周禮甸祝云禡牲禡馬杜子春云禡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許本此爲說下引三家詩見禱牲馬之祭字當爲禡耳應劭漢書序傳注云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蓋本三家詩說與毛傳義合則伯爲禡之假借無疑既伯既禱即既禡既禡耳亦即禡馬禡牲耳光

禡以許所引爲毛詩古本以既伯既禱爲俗本斥傳說爲謬爲繳繞回曲且曰斷不可從由注經者泥于爾雅之文皆釋禡爲師祭不能確指其祭者爲何因並不知伯即禡之假字遂莫能通其義爾晷从日咎聲謂咎非聲以爲未詳按軌从車九聲沈从水九聲咎九同音晷與軌沈皆讀詭不得爲咎非聲矣蓋古音或讀咎九爲詭故从咎从九之字音詭轉音讀如高故咎與皋通皋陶字爲咎繇馨橐等字皆從咎得聲皆讀高而尻从尸九聲讀苦刀反此其證也周頌絲衣載弁俵俵許書人部引作弁服俵俵以爾雅證之此詩古蓋有兩讀一讀

戴弁侏侏故釋言云侏戴也一讀弁服侏侏故釋訓云侏侏服也是知經字不同自古已然許所據同釋訓本或三家詩如此毛則同釋言本戴作戴者古字載戴通皋陶謨云亦行有九德據亦爲人之臂亦謂以九德扶掖其行說極精確然玉篇云亦臂也今作掖書云亦行有九德固以尚書之亦作扶掖解矣顧氏梁人蓋本尚書舊說說文叙稱書孔氏古文要亦不廢今文如川部虞書曰濬々々距川古文尚書也谷部睿下虞書曰睿畎澮距川今文尚書也何以明之睿字重文作濬云古文睿々字重文作畎云篆文畎从田犬聲則知川部所

引者古文谷部所引者今文也光祿欲易川部之濬爲睿易谷部之畎澮爲々々謂許本云書用古文唐人誤改爲畎澮是泥于書孔氏之言不知今古文之別且易濬爲睿于許氏明稱古文者反以篆文易之矣易繫辭揉木爲耒謂許書無揉字書柔遠能邇古人不加手今攷揉木之揉本作燥說文火部燥下云曲直木也漢書食貨志用繫辭文作燥木爲耒是古本作燥有其字矣揉乃俗字書之柔遠能邇柔本訓安與揉音義迥別不得爲揉不加手之證書梓材至于屬婦說文人部引屬婦作媯婦此亦今古文之異光祿謂崔子玉清河王誄

云惠于媯媯媯是妊身媯是無夫皆婦人之可憐憫者
今經作屬屬音通媯則從說文作媯婦正合語殊不明
晰今謂古文作屬婦與上敬寡爲對文敬寡者鰥寡也
古字敬與矜通矜與鰥通故呂刑哀敬折獄大傳作哀
鰥折獄釋言云孺屬也則屬卽孺謂孺稚也此對文也
以今文作媯婦言之則謂鰥寡及妊身者崔子玉惠于
媯媯之云則合二句以成文媯謂媯婦媯卽上敬寡耳
崔許同用今文不能強合于古文也詩節南山天方薦
瘥傳云薦重瘥病許書田部引作薦嗟說爲殘田者此
亦三家詩漢書董仲舒傳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

諛而急于利亾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
歌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云云是三家有說此爲爭
田致訟之詩者則此言師尹何爲不平而致訟乎天方
重疊此殘歲之田因亂而失田者宏多矣謂飢饉薦臻
爭田無益也書無逸祖甲鄭以爲帝甲王肅以爲太甲
謂王爲妄按洪括隸釋載熹平石經尚書殘碑于無逸
篇此節有或怨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是厥後十四字
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
也按漢書韋元成傳王舜劉歆毀廟議云于殷太甲曰
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

二宗以戒成王亦以祖甲爲太甲序在中宗之上是今
文尚書其在祖甲節在殷王中宗前古文則在高宗下
是其簡冊之異王以帝甲非今主故用今文說注古文
又順古文節次因爲先盛德後有過之說肅雖亂經此
注要不爲妄史記各國世家事每有與左傳異者所謂
網羅放失散逸舊聞不必盡同左氏也光祿謂史遷不
得見左傳故事多與傳不合夫世家叙事多有直書傳
文者豈不得見左氏乎其報任安書云左邛失明厥有
國語其見傳可知且左氏獻自張蒼于諸書爲最先出
史遷安有不見者鄭注論語子禽爲孔子弟子集注引

或曰元子貢弟子謂或見其問子貢子爲恭也遂妄爲
此說然天下安有弟子以其師與同學絜長較短且謂
師不賢于同學者則或說不爲無因要之問子貢者一
子禽一陳子禽子禽爲陳元陳子禽非陳元也漢書古
今人表分陳元陳子禽爲二人自有所本據鄭檀弓注
則陳元爲齊人陳其姓也陳子禽蓋陳人疑子在陳時
子禽見子貢恭于孔子故有是言書陳子禽所以別于
陳元之稱子禽也猶書衛公子荆衛公孫朝之比以魯
有公子荆曹有公孫朝故書衛以別之耳至謂劉向爲
西漢俗儒其書傳世甚多皆鄙俚而附會夫劉向校書

天祿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後代目錄之學所由昉向非中壘則經典日就湮沒耳且其所上章疏封事原本經術卽賈董無以過至新序說苑列女傳諸書博采傳記以爲鑒戒尤具深心而遺文逸事多賴以傳足資考證謂之鄙俚附會是其立論不無少偏哉凡此所云皆承沈君不廢異同之意署冷官閒書籍不備僅陳梗概不盡所知世有好學深思之士由是君叅校更爲推闡如箋注困學紀聞之例則于鄙說或有取焉丹徒趙彥修撰

蛾術編序

嘉定王光祿西莊先生撰著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兩書行世已久又聞尚有蛾術編一書凡九十餘卷余前作文選旁證時訪求之而未見今年重至蘇臺迨廣文青厓以校刊本來示索爲之序嗚呼書之大端同年陶文毅公論之詳矣余復何贅惟念是書光祿歿後祕置篋中者且五十年若隱若見久未彰著一旦得廣文參攷鈎稽若注家之有疏足相發明豈不大快人意且光祿之以蛾術名其書者亦自志其績學之勤而已朝習莫益真積力久迄晚歲目盲其功麤竟善學者如齊

王之食雞必取其跖數千而後足而體大物博或攷證
偶疏則未免有之夫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偏
駁之疑起矣而海岱之高深自若也王伯厚困學紀聞
後世頗多評論或有蜉蝣撼樹之譏然古人異同出入
相與有成詎不足爲知者道哉廣文此舉將見光祿之
書籍以傳而廣文亦卽藉光祿之書以傳殆昔人所謂
杜征南顏祕書爲左邱明班孟堅功臣是已因書以復
之時道光辛丑冬長樂梁章鉅序

蟻術編原序

稽古之難也其始憚糾紛而未經博覽其繼驚夸謾而
未極精研故必兼二者之長乃可以言學間觀諸子雜
興類各自立說唐代如王氏撫言封氏聞見記等則掇
拾遺逸雖尠闕旨而攷證名物往往取資焉宋之夢溪
筆談容齋五筆困學紀聞爲近世所競稱然尚苦未備
外此謬述益孤陋或憑胸臆多踳駁識者譏之迨我
朝儒術彬彬蔚事泝其原理覈其是駁駁乎最盛矣嘉定
王西莊光祿具通敏之才早謝簪紱矢志讀書至老而
忘倦所著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已風行宇內又有蟻

術編網羅繁富六藝百氏旁推交通靡弗洞暘大抵先生之學經義主鄭康成文字主許叔重宗尚既正遂雄視一切凡新漫絕無依據之談攻瑕傾堅不遺餘力案漢人傳授皆號專門尊奉本師罔敢棄家法異同之論致煩天子親臨白虎觀稱制剖決後儒作疏亦墨守傳注惟恐踰越苟有乖違胥加駁難自世儒少見多怪中實空枵徒事縣測妄生荆棘一知半解輒驚新奇而此達彼窒失諸目睫轉欲凌蔑前哲高自標置終墮昏蒙人復倚其後蓋是丹非素伊昔而然然則持故訓以別歧趨正賴先生爲中流之砥柱也先生與同邑錢竹汀

少詹齊名錢務篤實而先生淹貫有餘既歿徵行入史餘遂附少詹列儒林傳中金匱珍藏永垂不朽茲編出使先生生平含咀英華張皇幽眇之能較然尤共見余詞垣後進忝撫吳適值刊編主者來問序公暇竟閱輒闡大意弁其端曰蟬術者先生自謂積三十年之功始克就又戴記時術之喻其功乃復成大埴者也綴學之士尚觀此而知所積以求其博且精矣哉時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仲春月館後學安化陶澍譔

一、編原本九十五卷今止按刊八十二卷尚有說
 刻十卷詳載歷代金石已見王蘭泉先生金石粹
 編無庸贅述說系三卷備列先世舊聞宜入王氏
 家譜
 一、作易注者王弼造書傳者梅賾固屬經中之蠹是
 編專主鄭學無怪其冰炭不相入然崇信徐遵明
 為大儒而謂公羊疏出其手亦恐無據又歷譏杜
 元凱剽竊蔡九峯妄繆未免出言過分諸如此類
 今為稍圓其說

蛾術編凡例

一、編原本九十五卷今止按刊八十二卷尚有說
 刻十卷詳載歷代金石已見王蘭泉先生金石粹
 編無庸贅述說系三卷備列先世舊聞宜入王氏
 家譜
 一、作易注者王弼造書傳者梅賾固屬經中之蠹是
 編專主鄭學無怪其冰炭不相入然崇信徐遵明
 為大儒而謂公羊疏出其手亦恐無據又歷譏杜
 元凱剽竊蔡九峯妄繆未免出言過分諸如此類
 今為稍圓其說

一近時譚攷據者前以顧亭林後以戴東原兩先生為最學有根柢言皆確實是編務必力斥之斯乃文人相輕之積習今從節

一是編徵引浩博今將各書原文校對有先生所引而原書並無者如南齊陸澄傳與王儉書之類有原本現在而先生未見者如宋禮志高堂隆之類今特一一注明以便查核

一前人舊說是編有引用之而不載所出者如戴東原水經注序之類今亦各為標明此係某人之說庶幾知其來歷

一說字諸卷攷正許書各本同異而亦聞正俗字但近人所稱俗字甚多不止于此故于每卷之末推廣言之非好為煩瑣也

一呂刑百鏃攷工三錡辨論千餘言既載于前復錄于後句句相同此必偶然失檢未經抹去諸如此類概從刪節

一僻居鄉曲家無藏書專就架上所有詳為校正遇有疑義亦專就一己所見加以案語或失之太繁如宋史新編凡例連篇引之以是編採摭甚多也或失之太簡如北盟會編所紀李綱宗澤韓世忠

諸事絕不一引以是編僅載書名也匆匆付梓俱未刪改姑以俟博雅君子

吳江迓鶴壽青厓氏識

吳江迓鶴壽青厓氏識

吳江迓鶴壽青厓氏識

吳江迓鶴壽青厓氏識

吳江迓鶴壽青厓氏識

吳江迓鶴壽青厓氏識

吳江迓鶴壽青厓氏識

吳江迓鶴壽青厓氏識

審定參閱校勘姓氏

涇縣朱 珩蘭坡 吳縣董國華琴涵

桐鄉沈炳垣曉滄 平湖顧廣譽訪溪

吳縣王 鎔亮生 海鹽張開福石匏

海甯楊文蓀芸士 嘉定姚承緒八愚

震澤趙 筠靜薌 吳江楊秉桂辛甫

嘉定張 鑑吟樓 嘉定章 虎伯

青浦倪 泉九方 震澤楊揆嘉秋泉

吳江沈寶禾子實 吳江陳希恕夢琴

吳江葉春浩鑄唐 吳江沈曰壽笠君

吳江沈曰富子饒 元和陳克家梁叔

震澤陳壽熊子松 震澤唐咸耳三

長洲顧金益奕齋 長洲沈榮石鄉

吳江龐一清泉香 吳江黃之雋芝雲

吳江張太齡小慙 吳江張敬曾省堂

吳江王 聖亮主 吳江張敬曾省堂

吳江 吳江張敬曾省堂

吳江 吳江張敬曾省堂

吳江 吳江張敬曾省堂

吳江 吳江張敬曾省堂

原本參校姓氏

崑山朱煦伯冲庵 子 嗣構

同邑沈 宇笑山 嗣獲

秦 鑑深石 嗣疇

馮紹彭子齡 姪孫 汝寬敬敷

姚其昌漱泉 汝潤子雨

浦文鳳賦泉 汝鑄企顏

吳 林穆齋 孫 汝平

吳鍾茂嘯餘 得名

閔友曾綠天 汝翼

姚承緒八愚

汝霖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吳道深

蛾術編目錄

卷一 說錄一

十三

五經先後次敘

立學

史漢敘列五經行次多誤皆傳寫刻鏤之譌

傳注之注

唐石經以前只有五經或

九經或十二經

易經詩經等名

前漢諸儒少兼經

進五經正義表

唐人周易疏之謬

唐人尚書等疏承襲前人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見隋志者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見各史者

同修疏人

卷二 說錄二

南北學尚不同

亾半其罪甚大

史異

北國子監板

注與釋文誤連

七經孟子攷文補遺

朱子但言九經疏

鄭康成總解經之書

劉焯劉炫會通南北漢學

諸儒姓名孔穎達序與各

南國子監板

經典釋文

張柬之駁王元感

古書多亾于永嘉

十三經注疏

采集羣書引用古學

識緯

卷三 說錄三

周易十二篇古本

書有

說卦三篇非河內女子所得漢初已有

子夏易傳

京房易傳

鄭氏周易

最密

費鄭者非

重卦不始于文王伏羲已

文辭非周公所作

孟喜京房之學

兩京房

虞翻之學祖述孟氏其例

周易古本王弼所亂以為

王弼韓康伯注

朱子所定古本宋元已亂不始于明
惠氏易

卷四 周說錄四

尚書古今文

舜典首二十八字

唐石經尚書并非梅賾本惟說文所引為真

光被三篇非西內文于君帝對心于

羣書所引尚書逸文可疑者及誤者

伏子賤二篇古本先鄭後馬于文王火

康成所據地理志伏無忌作

汲冢周書

卷五 說錄五

詩世次

六亾詩

詩序

四家詩

詩序斷非衛宏所作

鄭康成說經會通眾家不

拘一師

閻氏誤信葉氏漢文無引

毛詩序

卷六 說錄六

三禮

三百即周禮

周禮不可疑

六篇五篇

周禮鄭注

千寶周禮注

冬官補正

儀禮有五名

經記之分

篇次

喪服傳

儀禮脫文誤字

逸禮

禮記誤人姓名

壁中書有禮記兼經與記言之又有左傳

劉向載戴記歆不載戴記戴非刪向所按

別錄

樂記分篇

小戴非刪大戴三篇非馬融所增

檀弓刻誤

唐月令

中庸說

衣錦二句非鄘風

大學古本

此謂知本二句

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虞辨注

卷七

三傳廢立

三傳互異

左氏與公羊穀梁各有經

鄭康成意以左氏公羊為勝于穀梁

服虔左傳注

服虔注有傳無經

春秋託始隱公

左氏論斷多謬

公羊何休學

公羊傳疏

穀梁范甯注亞于何休

廢傳說經 至五十四卷宋制

卷八 羊同說錄八

論語誤人姓名

魯齊古文三家

何晏集八家說

皇侃論語疏

民無德而稱焉

孝經古今文

孝經疏

朱子刊誤

爾雅誤人

爾雅有序篇

郭注不全

邢序

邢疏勦襲

孟子之學長于詩書

孟子漢置博士

趙注不全

孫疏偽託

孟子鄭注真與與宗節

卷九 說錄九十一

史記但稱太史公亦無卷數

司馬遷所援據之書

十二諸侯實十三

三劉前後漢書

沮渠牧犍

李百藥北齊書

宋歐修新唐書不同時

五代史不立韓通傳

卷十 說錄十

遼宋金三史

宋以後史學有五

改修宋史

宋太祖本紀各本異同

各帝諡法本紀所書不同本館本諸本異同
各帝字 三史
各紀監板不同今以仁英

卷十 神哲徽欽見例 各紀新編或刪或存今以

咸平六年見例 宋史補

宋宰輔年表 宋史非徇神哲實錄

劉整不當在宋史 華陽宮記

或有年或無年 宋史新編無榮王希瓚福

三與芮傳 洪邁傳淳熙當作紹熙

卷十一 說錄十一

遼史所采取 金國本女真避興宗諱

金源 熙宗即位不改元

大金集禮 金史補

元史世系 元史一人兩傳

通鑑續左傳 資治通鑑序

通鑑外紀 通鑑長編

薛應旂王宗沐通鑑 九朝編年備要

邵氏史學

卷十二 說錄十二

越絕書 竹書紀年

高誘注戰國策 劉向所著

南部新書

錦里耆舊傳

青溪弄兵出師二錄

北狩行錄

南燼紀聞

三朝北盟會編

名臣事略

焚椒錄

山海經

水經注

元和郡縣圖志

江南浙江通志

八府一州志書

謂地志不可用古名太迂

西域記

卷十三 說錄十三

唐六典

唐開元禮

朱子家禮

唐律疏義

釋名

白虎通義

急就章匡謬正俗

汗簡載偽古文尚書

十部算經

司馬法

史炤通鑑釋文

劉歆七略

十七史

文淵閣無薛史

經義考

通典通志通考

卷十四

說錄十四

管子

晏子春秋

曾子

子思

元學

老子

列子

鬼谷子

子華子

淮南子

鹽鐵論

人物志

太極圖說

能改齋漫錄

續齊諧記

藝文類聚

合刻叢書

汲古閣刻

本草

曹憲呂向文選

七十二家集

初唐四子集盛唐二集

後村居士集

天下同文集

卷十五 說字一

說文序目在書後

六書原本八卦出非一時

文字書

六書大意

六書分君臣佐使

卷十六 說字二

六書倉頡已備其名至周始定

大篆與古文異多同少

倉頡爰歷博學

秦時古文已絕

艸書

王莽六體

壁中書

虛造不可知之書

疑義

古籀篆

分部許氏特辨

或作五百四十二部

引經用古文

卷十七 說字三

說文引周禮

許氏引師說尊之如經

注中有正文無

任意更改減省增加移徙

俗以一字誤分為二

俗以二字誤合為一

一字兩从注各有例

一字數从只入一部

重出字

許氏兼變隸

訓釋用隸書

引孔子言

引諸家言

前後兩序

所收字數

分部次敘

每部中字次敘

卷十八 說字四

賈逵修舊文

太尉南閣祭酒

字林止說文存

反切

新附

說文各本異同

二徐本異同

說文補義

卷十九 說字五

卷一上攷證

卷一下

卷二十 說字六

卷二上攷證 卷二下攷證

卷二十一 說字七

卷三上攷證 卷三下攷證

卷二十二 說字八

卷四上攷證 卷四下攷證

卷二十三 說字九

卷五上攷證 卷五下攷證

卷二十四 說字十

卷六上攷證 卷六下攷證

卷二十五 說字十一

卷七上攷證 卷七下攷證

卷二十六 說字十二

卷八上攷證 卷八下攷證

卷二十七 說字十三

卷九上攷證 卷九下攷證

卷二十八 說字十四

卷十上攷證 卷十下攷證

卷二十九 說字十五

卷十一上攷證 卷十一下攷證

卷三十 說字十六

卷十二上攷證 卷十二下攷證

卷三十一 說字十七

卷十三上攷證 卷十三下攷證

卷三十二 說字十八

卷十四上攷證 卷十四下攷證

卷三十三 說字十九

爾雅不可駁 鬱陶

偃蹇潦倒 人物

工夫 小篆有脚

分隸行 日曰

類篇集韻 論反切所自始

集古反切合為一書 高岡元黃

音學五書及韻補正論古音

讀書偶得以佐顧氏

卷三十四 說字二十

段玉裁論古音 駟虞權輿

三台當作三能 調同非韻

夢萌等字古音 吳下方言合于古音

熊羆能等字古音 裘應作渠之反

繆

切

正字似可從唐人作去鳩

命讀為慢

不字音

佛

三十六字母

卷三十五

說字二十一

韻書功過大小

韻書古本已亡

廣韻

祗有二音疑廣韻為宋人

所刪

顏元孫所分與廣韻異

廿三先廿四仙

應姓平仄皆可用

文殷吻隱問焮

寒歡

新添類隔

二僊

五支

鹽添咸銜嚴凡

迴拯等徑證澄

五十二儼

隊代廢

卷三十六

說字二十二

映敬屢改

豔榛釀陷鑑梵

一書中彼此互異

物迄

葉帖洽狎業乏

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韻會韻府從略

每韻款式顧刻與張曹不

同

壬子新刊禮部韻略

元板古今韻會舉要

卷三十七 說地一

尚書禹貢導山 禹貢九州

九州未言水道 爾雅釋地九州

釋山五嶽有兩條後條為正

周禮職方氏賈疏非是

七國都 梁敗于齊喪地于秦辱于

楚

卷三十八 說地二

漢十三部 省并朔方

郡國太守刺史治所 許鄴洛三都

三國疆域 晉地志與漢志異

南北朝地理得其大槩亦可

隋罷州置郡 唐改郡為州

外官要領惟探訪節度二使

宋地理志據元豐 宋史地理校誤

卷三十九 說地三

西王母 禹貢雍州末節水道

梁州末節水道 黑水

三危 河源

積石龍門

卷四十 說地四

冀州梁岐非呂梁狐岐

秦魏必爭之地惟河西為要

長安 鄭縣新鄭

南陵沂水 雒

阿陽 涇水過郡三

河水過郡十六 六郡良家子

京兆下邳 漢安郡

雒縣 街東街西

西明寺

華陽館

東門

駱山人池亭

商山

卷四十一 說地五

朱圉

華山

岍岐荆

終南惇物鳥鼠

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原陞

岷山

江原至夏水

江水過郡七

胸忍

潘冢山

姊妹編 目錄 十四 藏板

沱潛既道 和夷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卷四十二 說地六

禹貢豫州末節水道 荊州末節水道

朔方 太行

大伾 降水大陸

大陸 清漳過郡五

汾水過郡五 沈水過郡九

卷四十三 說地七

廣平國 綸氏非建初置

淮 漳

九江 濁漳

石頭城 湘州

山東 黎

沙鹿 諸馮負夏鳴條

有窮 空桑

卷四十四 說地八

雍州洛水豫州雒水音同字別

伊洛灋澗 孟津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世楷堂

豫州滎波

河澤孟豬

盤庚遷都亳殷

文王時三亳阪尹

導淮自桐柏

卷四十五

說地九

荊州沱潛

雲夢

楚都有五滕文公之楚過宋係順道

九江

卷四十六

說地十

東至于澧諸節

彭蠡

導漢東匯澤為彭蠡

交阯

崇山

卷四十七

說地十一

禹貢冀州末節水道

兗州末節水道

徐州末節水道

卷四十八

說地十二

碣石

衡漳

恒衛

九河

出河之沛

雷夏灘沮

卷四十九

說地十三

故大河屯氏河

漯水過郡三

泗水過郡六

睢水過郡五

卷廣陽國

北海平壽壽光斟縣

東平國

魯國

薛縣

淮陽郡

合肥

盛唐

卷沛國

蒲姑地名非人名

太公反葬于周其事難行

雩門

歸三田

卷墮三都

孔子所生聊非鄒亦非陬

滅滕事當從漢志

任國風姓趙岐注誤

於陵

卷五十

說地十四

濰淄

汶宗

沂

蒙羽

羽山

大野

泗濱浮磬

三江

敷淺原

吳郡

卷丹楊

路入一

三江

震澤

三吳

閻門

勾吳

故吳城有二

沈九村

膠城

申浦

卷五十一

說人一

三皇五帝

五帝夏殷及周初皆無年

八元八愷

后稷見棄

辨夏商歷年謬妄之說

外丙仲壬

太甲元年十二月

臣扈

高宗彤日

祖甲

文王受命稱王改元

武王伐紂之年

先王連后稷數

世數未足盡信何況其年

用甲子紀年六國以下仍不用

卷五十二

說人二

成王多得周公屬黨

康誥

多士三月

先作洛後遷殷

王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周公居攝七年

在新邑烝祭又告文王廟

封伯禽

顧命年月日

卷五十三

說人三

散宜生

微仲

商容現存

夷逸

周公召公相成王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穆王訓夏贖刑

驟命

厲王豔妻

君氏

魯桓公楚穆王

桓公子糾

書弑閔公及仇牧不書宋督

寺人披

焦饒

簡璧

晉悼公諡法

周公

老子之流沙

老子杳冥詭異

卷五十四 說人四

魯哀公

太宰嚭未嘗見誅史記誤

某年係某帝王第幾年

孔父子奔魯

君子公天年難前一平

孔子生卒年月日

委吏

孔子至衛

顏雝由

左邱明

顏淵季路

南容

孟懿子

四科十哲非皆從陳蔡

曾點

曾子直呼子夏名數其罪

事未可信

有姓

陳亢

弟子門人可通稱

衍聖公之名所自始

表六國本秦記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

三桓微

子思年

離婁

公輸子

辨趙岐以公孫衍張儀為

合從之謬

魯共公元年誤前一年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卷五十五

說人五

閻氏攷孟子生卒出處年月先後今改正

孟子享年甚長約有九十餘

孟子本不以歲月先後為次敘

卷五十六

說人六

鄒卽邾

孟子所至之地

七邑中六邑皆齊地惟范不知何時至

嬴去齊都三百餘里

孟子至薛係田氏之薛且

必在至滕後

投老蹤跡不出一二百里

孟子及門人封爵

孔距心王驩

曾元曾西公明儀公明高

告子

卷五十七 說人七

秦始皇刻石 蘇昌泄祕書

劉向傳不及賈誼 鄭興官二書異

沈田子林子傳 文中子

唐元宋非真友愛 汪姓

俱文珍 唐范公告身

皮日休未嘗陷賊為學士

楊晟自刎

卷五十八 說人八

鄭康成 鄭氏世系

鄭氏世系圖 鄭氏出處

鄭康成年譜 鄭氏著述

鄭氏羣書表 鄭氏師友

鄭氏傳學 鄭氏軼事

卷五十九 說人九

鄭氏冢墓 鄭氏碑碣

鄭氏後裔 鄭氏古蹟

鄭氏崇祀 鄭氏品藻

卷六十 說人十

宋太宗 受禪乃太宗與趙普本謀

王安石怒交趾言新法不便

蔡攸以進奉得少師 三路都統葛王褒

完顏宗賢 巫伋等為金國祈請使

虞允文拒戰金主亮 以張浚為宣撫處置使

楊皇后年反長于寧宗不可信

度宗紀張順三見 瀛國公立係四歲

潘大猷 元軍軍錢塘江沙上

宋元宰相位號 王景等七人傳

向敏中事不實 夏竦欲誅保塞兵

梁顥登第之年 以蔡確詩為譏訕非寬

張浚

黃鰲代黃潛善死

傅亮被擒後死

史浩史彌遠史嵩之本貫

不同

敖陶孫

陳宜中殺鄭虎臣

文天祥為右丞相

梁成大李知孝

趙延壽與葉隆禮所載異

餘亦然

徽宗天會十三年薨皇統

二年復封郡王

史鑑盛稱徐武功

卷六十一

說物一

斗

冶氏殺矢刃長寸云云賈

疏與戴震皆非

戟重十五斤

鍤銘

山節藻梲

瑚璉

金滕啟籥

碑碣

觚不觚

箸

枕

燭

鈹

方策

卷六十二

說物二

睨睨絲蠻

鴟鴞

騶虞

古無騎馬事

城門之軌

婁豬

龜四體

鞠

唐棣

綠竹

諼草

葛

王瓜非黃瓜

蒲盧

卷六十三

說制一

禹濬畎澮距川

九州田分九等

周溝洫之制

周井田之制

三等授田

稅法輕重之制

卷六十四

說制二

六鄉

廛里以下九等田

六遂

鄉遂出車

三等采地

四處公邑

餘夫圭田

廛無夫里之布

園里數

卷六十五 說制三

制軍

車之卒伍

辨可任

起徒役

軍將

辨盡發之非

邦國鄉遂之軍

邦國境內之軍

千乘

卷六十六

說制四

顧命宮室制度

明堂在國之陽不在應門

內

西南其戶

卷六十七

說制五

禘郊祖宗

六天

園丘南郊分祭六天

用牲于郊

社于新邑

郊社禘嘗

春秋二節

卷六十八

說制六

廟制

辨王肅七廟之非

吾不欲觀

禮于六宗

辨諸家六宗之非

卷六十九

說制七

春王正月

社主

告朔餼羊

伐木詩兼饗食燕禮

反坫

天子諸侯各有三朝

拜下

樹塞門

虞夏商周朝禮

殷國

執圭

聘禮掌客不同

攝主

卷七十

說制八

黃衣狐裘

表而出之

寢衣

扱地

吳孟子

呼妻兄弟為舅

吉服

祭墓

號祝

哀子

孺悲

宰我問喪

舊君服

卷七十一

說制九

同年

試郎史

唐進士試詩賦

定期取數

秋試貢士聘處士為主試

鄉會試專用宋元朱蔡朱胡陳五種

袁亮知宋儒攷古之非

六官始顯頊

卿士出為諸侯

唐虞五等爵

牧誓官制

門子

代耕

漢九卿

光祿卿

魏時京官之制

外官制

卷七十二

說制十

書疏言量之數與漢志異

五秉

原思粟九百

錢法

儀象攷略

卷七十三

說制十一

洪範曰肅時雨若等

歲月日時等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六沴

改赤道為朱道

推文王受命之歲

朔日辛卯

一日分十二時

歲年

閏月無中氣

社日

重三重陽七夕重九 黃梅

卷七十四 說制十二

在齊聞韶 大師擊章

詩亡 雅頌得所

龜法久亡推當闕疑 貞屯悔豫是再筮得兩卦

環攻 三宥

歷人戕敗人宥

卷七十五 說集一

賦比興 許宋黎楚諸國之風

詩人自述其名 朱子仍用毛詩

程大昌論南雅頌國風等名皆妄

重韻 同紐字不可連押

古今韻通押 服中不當作詩

四大名家論詩 射雉賦誤

詩紀漏去鼓吹曲 前谿歌重入

詩式 詩式下卷

卷七十六 說集二

杜子美 以旬為年

韓昌黎

卷七十七 說集三

李義山 溫飛卿

借韻

卷七十八 說集四

東坡用韻 便旋

雲中下蔡 馳騫功名有園不居

陸君實輓詩 宋詩紀事

劉須溪無受業陸象山事

馬鞍山 趙昕嘉定志

卷七十九 說集五

明詩選 虎邱築城

袁凱入遜國諸臣 歸

徐溥 李空同

何大復詩誤 顧華玉

姚涑 李滄溟

王元美 楊用修夫人

高僧多漏 洪武正韻

餘不 王朱連用同紐

第四橋 駁踏

卷戊丁對誤 駟驢

初三月 百八鐘十三樓

珠絡鼓玉交杯

自壽詩自賀詩

卷八十 說集六

李陵荅蘇武書

文中子推奉曹植

三易三多

詩筆重用同論

文選體裁

文章變例

墓志書曾祖

外王父夫人

誤文不繫職司

會鞏與弟布不同居

嬰學

元黃潛之文

卷八十一

說通一

李空同

三十而立

必也正名

為學病在好博

太極圖及先天圖

七十餘萬日

窺日視月

罕言仁

與顏丹論仁皆成語

克己復禮

回不改其樂樂是樂道

不至于穀漢人本以穀為祿

可與適道與唐棣之華為一章

雅言執禮

無爭

述而第一第二第三章

學不厭誨不倦夫子自任非自謙

狂

物

生今反古

辭達而已矣

卷八十二

說通二

方

侃侃閤閤

束脩

遊必有方

數

喪

至于犬馬

色難

無友不如己

體物不可遺

立言之法

孟子春秋天子之事

嫁

滕

徽

居居究究

少艾

執熱

折枝

皇甫持正戒虛張其旗末

聖門事業圖

讀書必有得力之書

諸葛武侯孫思邈語

抱蜀

西莊先生著述富有同時後進稱其遠儕伯厚

近匹弇州而先生自任亦曰我于經有尚書後

案于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蛾術編于集有

詩文以敵弇州四部其庶幾乎然諸書皆已風

行而蛾術編則向未窺全豹也已亥春余從其

鄉張吟樓司馬鑑處見之乃先生外孫姚八愚

茂材 承緒 藏本凡九十三卷假歸盡讀如獲拱
 璧即欲付剞劂氏會同邑迮青厓進士 鶴壽 見
 過忻任勤校以編中說刻說系二門已見金石
 萃編及王氏家乘因鈔說錄至說通八門為八
 十二卷而每卷之中閒加案語先生于前代諸
 儒及近時亭林顧氏東原戴氏多所辨駁而青
 厓所見又與先生異同予惟攷據之學言人人
 殊要之是非不謬俟諸後之論定而各衷一說
 亦足廣學者見聞焉爰竝付梓而為誌其顛末
 云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季冬吳江沈懋楙翠嶺

氏識

蛾術編目錄終

蛾術編卷一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錄一

五經先後次敘

五經先後次敘史記儒林傳首詩次書次禮次易次春秋漢藝文志首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樂次春秋次論語次孝經次小學與史記次敘不同以意推之漢志遠勝于史記蓋漢志全依劉歆七略歆首列六藝略班固因之其次敘當亦依歆司馬遷當漢武帝時雖儒學之興

已百年而條理猶未緒正故隨便編列未遑詳審至陳
 農求書書益完備劉向按書書乃整比歆卒父業自然
 條理較史記為精漢志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按經
 傳諸子詩賦每一篇已向輒條其篇
 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
 都尉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今刪其要
 以備篇籍班志即七略要亦本之向也志中每條家數
 篇數下或注入某篇出某篇師古曰凡言入者謂七畧
 之外班氏新入之故以時代之易始伏羲書始堯舜
 其言出者與此同詩始商禮樂定于周公春秋作于孔子先後本秩然以
 義理言之易究陰陽書道政事詩理性情禮樂以象治
 功之成春秋以立褒貶之法先後亦不紊也至其總論
 以樂詩禮書春秋分配仁義禮智信而以易為五經之

原此別一說姑置弗論下文又云五經不言六藝此則
 以樂并入禮故變六言五竝非除去周易不列五經其
 于六藝之末提行別為一條總目上文云序六藝為九
 種者論語孝經皆記夫子之言宜附于經而其文簡易
 可啓童蒙故雖別分兩門其實與文字同為小學小學
 者經之始基故附經也鶴壽案史記儒林傳先敘言詩
 言尚書言禮次及言易言春秋
 言禮敘在先者左傳云卻穀說禮樂而敘詩書趙衰曰
 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蓋必先敘詩書而後能
 說禮樂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
 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春夏陽也
 詩樂者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亦陰也互
 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據此觀之古來教學之法本以
 詩書居先禮樂居次證以論語子所雅言而益信故子

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子長之敘儒
 林亦依古人之為學次第非隨便編列特未及于樂耳
 若及于樂亦必次于禮後明矣易春秋何居末古者
 以易為筮卜之書故事掌于太卜而不隸于樂正史官則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舉尚書則足
 以該春秋矣然亦有時肄業及之論語比考識云孔子
 讀易韋編三絕鐵檣三折漆書三滅楚語云莊王使士
 亶傳太子箴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
 馬以戒勸其心是也若其次敘則易春秋本在詩書禮
 之後左傳云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
 是春秋在易後也漆園吏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
 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董仲舒曰
 詩書禮樂後也莊生係周末人寬夫為漢大儒其言如
 詩書禮樂後也莊生係周末人寬夫為漢大儒其言如
 此可知詩書禮樂易春秋本古來流傳之次敘史記依
 之迨劉歆定七略乃始以易居首以書先詩而漢志襲
 用之耳然子長謂漢志遠勝于史記以時代之次一家竝
 無軒輊乃先生謂漢志遠勝于史記以時代之次一家竝
 陸德明其謂易始伏羲書始堯舜似矣然禮樂亦始于
 陸德明其謂易始伏羲書始堯舜似矣然禮樂亦始于

伏羲豈得以定自周公而列于詩後若因定自周公而
 列于詩後則商頌定自孔子安得在周公以前春秋乃
 周之舊典禮經何以獨居于末義理云云略本于宋理
 宗其謂易究陰陽書道政事固宜居先矣然豈有性情
 未理而能究陰陽道政事者邪又安見褒貶之法必立
 于治功既成之後邪總之班馬各有所據不必左班而
 右馬唯漢志兼載樂論語考經小學諸家
 此則史記所未列足以補儒林傳之缺

經典序錄經解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周易居前阮孝

緒七錄亦同此次王儉七志孝經為初鶴壽案經解託

樂居先禮居後而以易間斷其中殊為顛倒宋世所傳
 鄭氏孝經注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康成所
 注請勿藏于祕省而王儉
 不依其請故七志首孝經

立學

漢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

名太常博士屬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諸侯王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省博士官案奉常為博士所屬兼掌秘書然西京居是職者惟叔孫通能定朝儀王臧為申公弟子議建明堂孔臧與從弟安國論古文尚書韋元成世傳魯詩皆能舉其職餘無聞也鶴壽案應劭謂奉常掌典三禮據漢表昭帝時蘇昌為太常坐籍霍山書泄秘書免則知其兼掌秘書也叔孫通為奉常在武帝七年十二年王臧在元光元年孔臧在元朔二年韋元成在五年

儒林傳公孫宏為學官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

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郡國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令相長丞上

所屬二千石師古曰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二千石郡守及諸王相也二千石

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

課能通一藝已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

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能通一藝輒

罷之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

末增倍之元帝好儒更設員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員三

千人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

以為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

世楷堂

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
漢志田和傳易訖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于學官濟南伏生以書教齊魯聞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列于學官魯申公齊轅固燕韓生三家詩皆列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歌作七略儒林傳贊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

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

而存之平帝所立旋廢鶴壽案史記儒林傳云高帝刑名孝景不任儒者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此即漢表所云初置五經博士也又云公孫宏請白丞相御史言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此即漢儒林傳所引也據武帝紀置五經博士立元五年為博士置弟子員在元朔五年其實五經之立學不始于武帝漢初叔孫通自楚歸高祖即拜為博士孔襄為惠帝博士其時猶襲秦官未必專司一經至文帝則規模大備魏名臣奏云西京學官博士七十餘人漢舊儀亦云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始使掌故臧錯從伏生受尚書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趙岐孟子題詞云孝文皇帝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

而已據此則文帝時傳記猶立于學况五經乎後漢翟
 醜傳云醜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史記儒林傳云韓
 云文帝聞申公為詩外傳孝文時洛陽賈生作左傳訓詁皆為
 生推詩之意作內外傳尚書洛陽賈生作左傳訓詁皆為
 也他如濟南張生治尚書洛陽賈生作左傳訓詁皆為
 孝文如博士轅固治詩景帝時漢儒林傳又云文帝時徐生
 公羊春秋皆為孝景博士漢儒林傳又云文帝時徐生
 以頌為禮官大夫景帝時田王孫受易于丁寬為博士
 然則文景之際已立五經博士矣而漢表謂武帝初置
 者一則以前雖立博士而未主名文立書禮易春秋四
 立韓詩但有詩博士而已至武帝始立書禮易春秋四
 博士并詩而為五王伯厚曰文帝以賈誼為博士春秋四
 左氏博士宣帝以江公之孫為博士授穀梁未名穀梁
 博士至甘露三年始置穀梁博士是其證也一則孝文
 于傳記皆置博士考武但存五經其他傳記則悉罷之
 故本紀特書曰置五經博士呂東萊曰非始置也即獨
 立五經罷去傳記時也漢世經學以得立學官為顯或
 先或後至平帝時始具元始元年又立樂益博士員
 經各五人其終漢之世不得立
 者唯費直高相兩家之易而已

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
 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
 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
 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乃上疏曰世
 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
 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
 學置博士十九人陛下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于是
 乎在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
 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今九人以外宜為鄭
 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

穀梁博士一人孔子作春秋邱明子夏親受邱明為之
 傳公羊高親受子夏立于漢朝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
 赤師徒相傳暫立于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
 一家莫肯相從是以三傳竝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廢
 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
 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三家異同之說義則戰爭
 之場辭亦劔戟之鋒于理不可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
 博其學元帝詔共博議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
 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鶴壽案穀梁言大祿之禮與
 毛詩雲漢傳合言蒐狩之禮與
 與車攻傳合是深于古者也公羊以妾母夫人為禮而
 穀梁黜之公羊以宋襄公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

之又精于義者也奈何以膚淺目之
 荀崧所奏惜會王敦之難俱不行

史漢敘列五經行次多誤皆傳寫刻鏤之譌

王氏鑿刻史記儒林傳敘首總論一段次提行起列申
 公云云此魯詩也次提行起列清河王太傅轅固云云
 此齊詩也次提行起列韓生云云此韓詩也一經之中
 各家分列不相連綴次提行起列伏生云云此尚書儒
 也伏生為今文孔安國為古文而連敘之者安國亦受
 業于伏生故不分列尚差可以上毛氏鳳苞刻同次王
 氏以索隱解尚書事一段畢下緊接諸學者多言禮云
 云不提行毛氏雖空一格亦不提行次王氏又緊接自

魯商瞿受易云云不提行毛氏雖空一格亦不提行此
 皆大謬書禮易經異何得牽連次王氏提行列董仲舒
 云云一段次又提行列胡母生云云一段次又提行列
 瑕邱江生云云一段毛氏則但于胡母及瑕邱上各空
 一格不提行攷漢儒林傳胡母生傳公羊春秋與董仲
 舒同師或可與仲舒連綴若瑕邱江生則傳穀梁春秋
 者何得與上文牽連王刻是毛氏大非惟漢儒林傳每
 經中一師之學輒提行起方見漢人各守家法之意然
 發首總敘一段至補文學掌故云句應挂空下文自魯
 商瞿云云應提行起毛刻緊連接亦非

鶴壽案古人寫書策為大方次

之簡為小皆有一定之制儀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
 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古之所謂名即今之所謂字也
 漢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
 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
 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此專就字數之
 多寡言之若其連綴之法則合數簡而為篇故揚子法
 言云酒誥之篇俄空焉提行之法則斷數字而為章故
 漢志云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林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
 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蓋滿六十字之外即
 別為一章更起一行所以醒閱者之目也先生此條因
 王氏毛氏所刻不能一一提行非但眉目
 不清并亂傳經者之門戶故切切言之

史儒林漢藝文皆稱六藝而漢儒林又稱六學然藝文
 雖有樂六家惟樂記是經亦非夫子所定其餘皆後儒
 所記況樂記戴氏已入禮記而史漢儒林樂經皆無師
 論語孝經小學亦皆不列其師可見樂宜附禮小學宜

附經皆毋庸別列正名但當言五經然小學卻為經之根本自唐衰下訖明季經學廢墜千餘年無人通經總為小學壞亂無小學自然無經學

傳注之注

說文水部注字注云灌也从水主聲之戍切兩漢魏晉諸儒釋經曰注曰傳曰箋曰解曰學名稱不一後南北朝唐宋人作疏遂統名為注疏則注可該眾名儀禮首題鄭氏注賈疏云注如水之注劉知幾史通第五傳之義以訓詁為主降及中古名傳曰注傳轉也轉授無窮注流也流通靡絕唐開成石經雖俗謬然如周易王弼

注之類未變也明毛氏汲古閣刻四書于論語孟子則皆題曰朱熹集註五經于書經則曰蔡沈集註說文無註字此近鄙別字

唐石經以前只有五經或九經或十二經

自周漢迄宋元羣書所稱經典繁其名數何暇備列歸諸要則五經而已陽數盛于五故五行五方五時五星五色五聲五味五臭五事五臟五性五倫莫不五者而五經足以配之漢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小學及以五經論語考經爾雅教授者所在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五經者禮春秋皆兼三即唐人所

謂九經而論語孝經爾雅皆小學附于經實十二經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譌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于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舊唐書高宗紀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于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此仍以五經言之者穎達五經疏有禮記無周禮儀禮春秋無公羊穀梁迨後賈公彥于永徽末補周禮儀禮二疏公羊仍徐遵明疏穀梁則楊士勛疏及至開成石刻或稱五經或稱九經或稱十二經

劉禹錫張

參新修五經記見英華卷八百十六唐元度制九經字樣晁公武云石刻十二經合孝經論語爾雅言之是物也鶴壽案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詩經二十八卷禮古經五十六卷周官經六篇春秋古經十二篇孝經古文孔氏一篇唯禮記論語爾雅不稱經則已有七經矣下文云三十而五經立蓋其時尚未有七經之名也後漢一宇石經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經公羊傳論語而靈帝紀云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宦者傳亦云汝陽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者并春秋穀梁為一不數論語也蔡邕傳云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張馴傳亦云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者分春秋穀梁為二不數論語也至隋經籍志則云後漢鐫刻七經著于石碑七經之名始于此下文又云魏正始中又立一宇石經在堂西隋志又云相承似魏所刻注漢經在堂東魏經在堂西隋志又云相承似魏所刻即漢之七經而戴延之西征記稱禮記多敗舊唐書又言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則已有九經矣隋志但稱七經蓋其時尚未有九經之名也至唐會要則云太和七年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翔立石九經并考

世楷堂

行編

世楷堂

經論語爾雅九經之名始于此唐國子監石經并春秋
 經左氏傳為一增出周禮考經爾雅實十二經而稱九
 後蜀亦有石經之刻呂陶曰孟氏取易書詩春秋禮記
 周禮刻于石以資學者皇祐中京兆田公附以儀禮公
 羊傳穀梁傳九經備焉蓋亦不數孝經論語爾雅至晁
 公武讀書志則云鴻都石經茫昧人閒唐太和復刻
 十二經立石國學十二經之名始于此又云蜀相母昭
 裔取九經琢石于學宮貞觀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
 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閒席升獻又刻孟
 子參馬總之論語當尊為經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
 春秋本稱經禮記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爾雅孟
 子附于經可也

班固志藝文序六藝為九種其實則五經也唐人輯為
 義疏以試士者仍惟五經故唐六典禮部尚書侍郎之
 職掌天下貢舉之政令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

借其科有六一曰秀才此科取人稍峻貞觀以後遂絕二曰明經三曰
 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凡正經有九禮記左氏
 春秋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春
 秋穀梁春秋為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
 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經並通其孝經論語
 老子並須兼習凡明經先帖經然後口試并答策取粗
 有文性者為通吏部員外郎職注云周禮左氏禮記各四條餘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三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為問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取華實
 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為通凡明法試律令取識達義
 理問無疑滯者為通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取通訓詁兼

會雜體者為通凡明筭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
 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明數造術辨明術理者
 為通凡此六科求人之本案大小中經之制亦見選舉
 志而百官志又云論語孝經爾雅附于中經故知唐之
 大小中經即漢之六藝九種也
 經典釋文孝經用鄭康成注及元宗御注元澹作疏至
 宋而邢昺作論語爾雅疏然亦不過九經而已

易經詩經等名

漢志易經十二篇詩經二十八卷易字詩字下宜逗一
 逗不連讀知者如尚書則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

云經二十九卷以此經有壁中所得古文有伏生所傳
 今文兩載之故尚書下亦須一逗古文經則冠以古文
 字而伏生書且但稱經矣準此則知易詩皆提起字漢
 人不稱易經詩經也漢傳注與經別行首提易詩等名
 下列經者以見經自為經傳注自為傳注也禮類云禮
 古經五十六卷又云經七十篇七十當作十七其例亦
 同惟孝經不可單稱孝宜配經字至汲古閣刻五經則
 云易經書經詩經鶴壽案漢志云凡易十三家凡書九
 家凡詩六家凡孝經十一家臣瓚曰
 孝經云續莫大焉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
 十二字可見易書詩古皆單稱惟孝經連經字
 鄭康成云尚書尚字孔子所加宋儒刪去稱書經

毛詩題以經師之氏別于齊魯韓明家法也而宋儒但稱詩于數千年下以己意參合各本而定之故不屑承毛氏名若就漢學則詩必系毛

春秋有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

前漢諸儒少兼經

前漢諸儒皆專治一經其兼通他經者甚少惟孟卿通禮春秋胡常通古文尚書左氏穀梁徐敖通毛詩古文尚書申公通魯詩穀梁瑕邱江公通詩穀梁韋賢通詩禮后蒼通詩禮韓嬰通易詩榮廣王孫皓星公通詩春秋尹更始通左氏穀梁其兼通五經者惟夏侯始昌董

仲舒以上皆見儒林傳至東漢馬融許慎等兼經始盛

鄭氏康成尤能會通然范書儒林傳所載亦皆專治一

經者兼經仍復寥寥鶴壽案先生謂東漢馬融以前尚有鄭衆

賈逵亦兼經者不應略之又謂范書儒林傳所載皆專

治一經者兼經仍復寥寥今觀范書所載劉昆少習容

禮平帝時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孫期習京氏易古文

尚書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建武中授

皇太子論語為之章句衛宏從九江謝曼卿受學作毛

詩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張元少

習顏氏春秋後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元試策第一拜

為博士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李

育少習公羊春秋又讀左氏傳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此兼通二經者也孔僖傳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

書毛詩僖與崔篆孫駟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

差時事僖廢書而歎景鸞傳云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

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

成行編

卷一

三

世楷堂

通三經者也他如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魏應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
 習魯詩章帝時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
 掌難問順帝時蔡元講論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
 通五經矣張馴傳云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夏侯尚書
 教授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程曾傳云受業
 長安習嚴氏春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
 章句則又兼通六經矣任安受孟氏易兼通數經楊政
 受梁邱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
 戴憑習京氏易正旦朝賀光武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
 難詰憑奪五十餘席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何休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又注訓孝經論語與
 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
 氏膏肓穀梁廢疾則并兼通眾經矣豈獨五經無雙許
 叔重而已哉儒林傳所標目者四十二人而兼經已得十八人亦不為寥寥矣

進五經正義表

唐長孫无忌等進五經正義表云臣无忌等言臣聞混

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醜六籍之文著矣于是
 龜書浮于温洛爰演九疇龍圖出于滎河以彰八卦故
 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
 八政垂炯戒于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于千古詠歌明
 得失之迹雅頌表興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
 彙括也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
 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宏風闡
 儒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
 于前荀孟抑揚于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
 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隊經隆替其道彌尊

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維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邦蘊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扈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无虛月集囿巢閣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于軒昊茂績冠于勲華而垂拱无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蹟妙理深元訓詁紛綸文疏踏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敕修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

爰降絲綸更令刊定敕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稟宸旨俯撫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興趣索連山之元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縣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懼非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盧氏文昭羣書拾補曰此表文苑英華不載見錢孫保求赤影鈔宋本周易注疏之首今所傳梓本皆無之故備錄于此宋人避諱缺筆處今皆改寫正

字

唐人周易疏之謬

孔穎達等周易疏序言王輔嗣注江左諸儒竝傳其學河北學者罕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元之又元至于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于釋氏非爲教于孔門也此段斥各疏之非而不述其名下文又力辨各疏之非然後接今奉敕刪定云云則此疏不用舊疏但王輔嗣韓康伯本屬亂道全是異端南人浮誕尊信之此人篤實不信也學尚南

此不同其說詳後唐初漢易學見存孔北人偏廢漢易用王韓易根本已失其疏又何足道穎達知江南各疏之虛元浮誕豈知王韓本自虛元浮誕用王注而欲闢以釋溷儒之謬此抱薪救火以湯止沸也且旣云刪定則非盡出心裁下文又言去其華取其實則是仍有取之者今攷疏中有所引褚氏張氏莊氏周氏何氏盧氏虞氏殆卽得之江南義疏十餘家中然序旣但有貶斥不舉姓名疏內稱氏無名亦與他疏異今未暇詳攷予嘗歎九經之傳于世義訓之亾莫甚于易正文之亾莫甚于書覈而論之書正文已亾其半又爲僞本所汨要

之二十八篇經存而傳注亦尚可尋俗人不深惡之易
 正文無恙而義訓蕩廢僅存者俗儒視為怪物因俗學
 深入人心故也則易之危甚于書皆起于唐疏之棄北
 用南也鶴壽案先生所深斥者王弼周易注尚書梅賾
傳所著尚書後案三十卷末附尚書後辨專主
 鄭康成一家之言其鄭注殘闕者取馬王傳注益之亦
 足以表彰漢學矣先生謂今本尚書及偽孔傳出皇甫
 謐手其實皆王肅所造以難鄭者也而後案兼引王注
 似失檢點周易鄭注雖亾然有唐著作郎李鼎祚集解
 十卷在其中所采孟喜京房馬融荀爽諸家及鄭注甚
 多近孫氏岱南閣叢書又著周易集解十卷其略曰蒙
 念學者病王弼之元虛慨古學之廢絕因以李氏易解
 合于王注又采集書傳所載馬融鄭康成諸家之注及
 史氏周易口訣義中古注附于其後凡說文釋文所引
 經文異字異音附見本文點幾商瞿所傳漢人師說不
 墜于地俾學者觀其所聚循覽易明其稱解者李氏所
 輯稱注者王弼所注稱集解者蒙所采也此正與先生

同志有裨易學不小所惜兼采王弼注及孔氏疏蓋亦
 如尚書後案兼采王肅注以補未備也然既病王弼之
 元虛胡弗并王注
 孔疏而盡去之

晉范甯傳云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
 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
 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于仁義是
 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
 頽網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夫
 子以為罪過桀紂何哉荅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
 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
 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

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摺紳之徒翻
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
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
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于魯太公戮華士于齊
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
世鑒戒耳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
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
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
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
如此學者觀甯此論則知弼晏乃孔門臯人周易象皆

實象而弼以假象說之竟似莊周寓言豈可立學官作
義疏哉

唐人尚書等疏承襲前人

唐人作疏多承襲前人舊本非出自誤今觀孔穎達尚
書疏序云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江左學者咸悉
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倚費
昶顧彪劉焯劉炫等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
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
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
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

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
驚颺于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
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稍省要又好
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
獎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
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敕考定是非爲之正義凡
二十卷愚謂貶各疏而揚二劉折服已甚雖仍多不滿
然此疏皆襲取之知者舜典鞭作官刑疏云此有鞭刑
則用鞭久矣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武成罔有敵于我師
疏云史官敘事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論國

事皆云我大隋呂刑宮辟疑赦疏云大隋開皇之初始
除男子宫刑婦人猶閉于宮此皆隋儒語也知孔疏多
襲取焯炫自運者少所以大隋我大隋字尚刪未淨其
麤疏如此毛詩疏序云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
于鄢郢毛氏光價于河閒貫長卿傳之于前鄭康成箋
之于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
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醜
劉焯劉炫等然焯炫竝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于
一時騁絕轡于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所無雙
其于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

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愛憎凡四十卷愚謂既云詩分爲四則魯齊韓毛也乃下文但舉申培魯詩毛萇毛詩絕不及轅固齊詩韓嬰韓詩貫長卿以下則單承毛詩言之并魯詩亦置不道其說別見至于論疏家短長推重二劉極其折服正與書疏序同而此且直言據以爲本則承襲更不待言禮記疏序云禮記大小二戴共氏分門王鄭兩家同經異注從晉宋逮周隋傳業者江左九盛爲義疏者

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范宣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其見于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敕刪理仍據皇氏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翦其繁蕪撮其機要爲之正義凡七十卷此所舉賀循等疏皆爲鄭注疏也而

上文竝舉王鄭殊為牽混觀其竝舉大小戴此疏與大戴無涉而亦舉及則所言各疏與王肅無涉可知諸家皆不評只評皇熊而所承襲者皇多熊少顯然左傳疏序云杜元凱左氏集解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于義例粗可于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功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于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慧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蹟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詞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

生于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于前不知黃雀在其後然比諸疏猶有可觀今奉敕刪定據以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為之正義凡三十六卷此其襲劉炫又顯然者蓋穎達所誤惟周易疏自作者多其餘皆取

前人鶴壽案五經正義諸序累隊重複文體最為卑弱疏序云南人有庾蔚之不加翦裁似非著書之體禮記生原本庾蔚之無之字宣上無范字皇侃作皇侃徐遵明作道明熊安下無生字今依盧氏文昭按本庾蔚下補之字衛湜禮記集說宣上補范字熊安下補生字隋經籍志皇下刪甫字以便觀覽至道明當作遵明更不待言又左傳疏序中之沈文阿原本作文何今亦據陳書改正先生俱有辨在後

賈公彥周禮疏序全是述周官緣起大意又有序周禮廢興一篇述傳此經者家數至其作疏之所以然本之何人皆不及則此疏似是公彥自撰儀禮疏序云周禮注有多門儀禮注後鄭而已其為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愨者隋之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愨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此下于二家各舉其謬者一條而其餘足見矣又云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為本擇善而從兼增已義觀其

未敢專欲云云則非專取黃李其辨黃一條內又云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其實各篇內皆有參各疏處不獨喪服為然要之公彥此疏亦取前人
公羊傳疏二十八卷穀梁傳疏二十卷毛氏汲古閣板皆無作疏人序卷首標題之下亦絕不言向來作疏者有何家數今之作疏本于何人明國子監板前有宋景德時中書省所下刻書牒文亦無作疏人名序由今攷之公羊出徐遵明穀梁出楊士勛鶴壽案舊唐書經籍志云春秋穀梁傳疏亦云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誤此無可疑者獨春秋十三卷楊士勛誤新唐書藝文志作十二卷崇文總目

公羊傳疏三十卷新舊唐書皆不載崇文總目雖載之
 無誤人名氏唯董道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所作不
 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紀曉嵐先生曰春秋莊
 公三年公羊疏稱改葬桓王在恒星不見之後云全
 襲楊士勛穀梁疏今攷貞觀中楊士勳與孔穎達奉詔
 誤春秋正義則董道謂徐彥在貞元長慶後不為無因
 矣至于徐遵明則魏儒林傳但云陽平館陶趙世業家
 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
 載因手誤春秋義章三十卷然則遵明所誤著者乃服
 氏春秋非公羊春秋也而先生以為公羊疏出遵明毫
 無所據蓋見北齊儒林傳敘云經學諸生多出
 白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故以此疏推尊之爾

舊唐書儒林傳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
 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宏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竝前
 代名儒經術可紀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
 後生可詔其子孫錄名奏聞當加引擢太宗所以加恩

于諸人者以孔穎達等用其疏也褚仲都不知可即是

周易疏中褚氏否

鶴壽案先生于唐人周易疏一條云

何氏盧氏虞氏殆即得之江南義疏十餘家中然稱氏
 無名未暇詳攷此條引舊唐書褚仲都云不知可即是
 周易疏中所引七氏否竝不提及隋經籍志中之褚仲都其
 實疏中然引氏既斥江南各疏為非安見所引者之盡
 皆南人邪隋志云周易講疏十六卷梁五經博士褚仲
 為南人邪隋志云周易講疏十六卷梁五經博士褚仲
 都認南史孝義傳云仲都錢塘人善周易為當時
 之冠儒林傳云全緩受易于仲都觀正義所引雷資風
 而益遠風假雷而增威其說略似夏易傳隋志又云
 周易講疏三十卷陳諮議參軍張譏南史儒林傳云
 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受學于周宏正梁武帝于文德
 殿釋乾坤文言正義與陳郡袁憲等與馬賜裙縠云表
 御稽古之力正義于乾卦初九即引張氏曰陽數有七
 有九陰數有八有六或係譏之說也隋志又云周易義
 疏十六卷陳尚書左僕射周宏正誤陳書云宏正字思
 行汝南安城人起家梁太學博士時于城西立士林館

宏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馬又啓梁武帝周易疑義
五十條請釋乾坤二繫據顏之推謂武宣簡文講論老
莊宏正奉贊大猷則周氏義疏固王弼之流亞爾以上
三家當即孔氏所引唯何氏凡有三家不知所引者爲
誰隋志云周易十卷梁處士何允注梁處士傳云允字
季點廬江濡人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起家
齊祕書郎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允固辭乃
救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本欲屈御暫出開導後
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
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當時欽重如此隋志
又云梁有周易疑通五卷宋中散大夫何諲之誤又云
周易講疏十三卷國子祭酒何妥撰北史作三卷北史
儒林傳云安字栖鳳西城人入周仕爲太學博士文帝
受禪除國子博士誤周易講疏孝經莊子義疏行于世
學士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竝知名以上三家李鼎祚
集解所引者只有何妥正義于文言等條下所引何氏
皆略其名隋志又云周易一帙十卷盧氏注亦不詳其
名此五氏之見于隋志者也其餘莊氏虞氏正義所引
莊氏最多見于乾卦者已有二
十餘條其大旨與褚仲都相類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見隋志者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爲所承用者欲攷其書
當先求之隋經籍志蓋隋書亦唐初所修穎達等所見
各疏當皆隋代所遺修隋書者自宜采入今取而攷之
尚書則有尚書義疏三十卷蕭管司徒蔡大寶誤尚書
百釋三卷尚書義三卷梁國子助教巢猗誤尚書義疏
十卷梁國子助教費昶誤尚書疏二十卷尚書文外義
一卷顧彪誤尚書述義二十卷國子助教劉炫誤毛詩
則有毛詩總集六卷集當作義毛詩隱義十卷梁處士何允
誤毛詩義疏二十卷舒瑗誤毛詩述義四十卷國子助

教劉炫謨禮記則有禮記新義疏二十卷賀瑒謨禮記
 義疏四十卷沈重謨禮記義疏九十九卷禮記講疏四
 十八卷皇侃謨左傳則有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
 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謨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東
 京太學博士劉炫謨鶴壽案著書之體須歸一例先生
 皆載其官于顧彪獨不載而于禮記疏賀瑒沈重皇侃
 則皆不載推先生之意以為就其原本耳但原本書類
 正文云今文尚書音一卷祕書學士顧彪謨詩類云毛
 詩義疏二十八卷蕭歸散騎常侍沈重謨禮類上文云
 喪服文句義疏十卷陳國子助教皇侃謨故下文不再
 述耳唯舒瑗賀瑒則不書其官然下文論語類又云諡
 法五卷梁太府賀瑒謨凡此皆宜一例補入
 其穎達所舉而隋志無者劉焯劉炫二人同時名重穎

達竝舉之而隋志絕無焯著述不可解者一何允毛詩
 總集隱義志用小字夾注而其下有亾字初疑衍亾字
 然此志之例大約亾者則入注亾字似非衍但穎達既
 舉而評之則見其書而隋志云亾不可解者二若志又
 有賀瑒禮論要鈔一百卷似非專說禮記庾蔚之禮論
 鈔二十卷禮答問六卷亦似非禮記義疏崔靈恩三禮
 義宗則為總說三禮之書予不欲汎列故皆不及至賈
 公彥所云黃慶李孟愨則隋志無之鶴壽案隋志雖無
 傳載之新舊唐書皆云尚書義疏二十卷劉焯謨蓋隋
 書非出一人之手故傳有而志無爾先生于禮論要鈔
 等書謂非專說禮故不欲汎列然如毛詩譜二卷太叔
 求及劉炫注毛詩集小序一卷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
 戎行篇

一卷皆劉炫注是專說
詩春秋者似未可略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見各史者

孔穎達等自序所舉疏家見于各史者尚書疏序所舉
凡六家隋儒林傳云餘杭顧彪字仲文煬帝時為祕書
學士謨古文尚書疏二十卷此傳敘首云煬帝即位舊
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
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摺紳咸師宗之劉焯傳
云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以著述為務賈馬王鄭所傳章
句多所是非著五經述議竝行于世劉炫聰明博學名
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

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來博學通
儒無能出其右者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劉炫傳云字
光伯河閒景城人少聰敏閉戶讀書強記默識莫與為
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
周武帝平齊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兼
于內史省攷定羣言除殿內將軍又與諸儒修定五禮
煬帝時盜賊蜂起凍餒而死年六十八著尚書述議二
十卷行于世愚謂隋經籍志于各疏并顧彪疏皆不稱
古文而儒林顧彪傳乃云古文尚書疏則各疏必亦稱
古文志略之耳梅賾獻書自稱古文南士浮誕好信異

說闕然羣起而古文之豈知此書乃不古不今者乎又
 孔穎達推重二劉特甚隋儒林亦然且褒譽劉焯尤過
 于炫穎達于詩書皆兼評焯炫疏乃隋經籍志全不載
 焯書至漏良為可異或者于儒林焯傳言其著五經述
 議于炫傳列其各經疏亦名述議則意二劉之書多同
 故志列炫不及焯然觀穎達評固各自為書宜竝列為
 是北齊儒林傳敘首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
 明兼通之授李周仁張文敬李鉉權會竝鄭康成所注
 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閒劉
 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昺義疏乃留意焉此段學者

更宜著眼觀尚書卷首疏稱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

生子安國

本作棘子下生
從閻若璩改

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

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
 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
 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
 尚書亡逸竝與孔異篇數竝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
 融等竝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
 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
 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
 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

而經字多異此疏之謬正與北齊書同鄭所增多之汨
 作九共等篇真古文也則以為張霸偽書鄭雖不注增
 多篇然所注二十九篇亦古文也而南朝及隋唐人反
 指為今文止者全止逸者逸在祕府非止也何意秦火
 所不能止者反止于晉鄭學之孤已甚偽本一出勢不
 能不以偽奪真直至閻若璩始有的見然但可為知者
 道耳觀北齊書知二劉疏實出費昶穎達疏全取二劉
 取二劉則費在其中故疏中不復舉費名閻舉顧彪而
 已若蔡大寶巢猗穎達雖見其書未知采否鶴壽案作
 疏之人其
生卒年月自有各史在無容縷述既述之須前後一例
 先生于劉焯載其年而于劉焯脫去年六十八句今依

本傳
補入

毛詩疏序所舉凡七家陳儒林全緩傳云字宏立吳郡
 錢塘人梁太清初轉國子助教專講詩易大建中卒年
 七十四南史于全緩不言講詩謬甚梁處士何允傳云
 字子季廬江潯人師事沛國劉瓛受毛詩在齊貴顯高
 祖踐阼給白衣尚書祿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允注
 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北齊儒林劉軌思傳云
 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
 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此傳敘首云通毛詩者多出魏
 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

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
 二劉蓋指敬和軌思也本屬同門其後軌思遂事敬和
 耳隋劉焯傳已詳見前而焯傳又言少與河閒劉炫同
 受詩于同鄉劉軌思則彼時軌思實為毛詩大師劉炫
 傳云著毛詩述議四十卷行于世與焯疏名同而各為
 一家此穎達藍本若舒瑗劉醜則無攷鶴壽案先生于
 顧彪等載其字
 并及其里居而于全緩何允則全脫之今亦依本傳補入
 禮記疏序所舉凡十一家晉賀循傳云字彥先會稽山
 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
 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循

元帝建武初拜太常疾篤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大興二年卒年六十循少玩篇籍博覽衆書尤精禮
 傳穎達先言從晉宋逮周隋禮學江左尤盛然後言為
 義疏者南人則賀循等云云以循冠首則穎達所舉確
 指此賀循且循本慶普後裔真禮學大宗且本傳載朝
 廷有大典禮循每建議施行則其生平以禮學名世顯
 然然傳但稱其學精于禮傳而不云作禮記義疏隋經
 籍新舊唐書經籍藝文諸志皆有循喪服譜喪服要記
 而無禮記疏要之穎達固親見其書而首舉及之穎達
 所舉皆南北朝人晉惟循一人為最在前梁儒林賀瑒

傳云字德璉會稽山陰人祖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業天監初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爲皇太子定禮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初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九年疾卒年五十九著禮講疏南史儒林無賀瑒遷入列傳要之瑒亦係循之後人或羣從子姓庾蔚之隋經籍志有已見前崔靈恩傳云清河武城人少篤學尤精三禮先在北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南史略同周儒林沈重傳云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博覽羣書尤明詩禮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中大通四年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

在藩甚歎異之及卽位迎重西上江陵平重畱事梁主蕭詧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于合歡殿講周禮高祖以重經明行修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徵之保定末重至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建德末重以入朝旣久表請還梁高祖許焉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重學業該博爲世儒宗多所撰述咸得指要其行于世者禮記義三十卷梁儒林皇侃傳云吳郡人侃師事賀瑒盡通其業尤明三禮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召入

壽光殿講禮記義大同十一年卒年五十八南史略同
魏儒林徐遵明傳云字子判華陰人年十七師屯雷王
聰受禮記後詣平原唐遷居蠶舍讀三禮不出門院凡
經六年遵明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孝昌
末渡河客任城永安二年爲亂兵所害年五十五遵明
弟子李業興表請爲遵明贈諡不許北齊儒林傳敘首
云三禮竝出徐遵明之門徐傳業于李鉉沮儁田元鳳
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刁柔張買奴鮑
季祥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
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

禮于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北朝名儒遵明推首而
三禮尤爲大師觀此可見魏儒林李業興傳云上黨長
子人與高隆之等在尚書省議定五禮武定七年卒年
六十六北齊儒林李鉉傳云字寶鼎渤海南皮人年十
六從章武劉子猛授禮記以鄉里無可師詣大儒徐遵
明受業二十三誤三禮義疏周儒林熊安生傳云字植
之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于李寶鼎遂
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齊河清中爲國子博士天
和三年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
齊人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嗟服還具言于高

祖高祖欽遲之及高祖入鄴幸其第不聽拜親執其手
 引與同坐詔給安車駟馬隨駕入朝至京敕于大乘佛
 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年八十
 餘致仕卒安生學為儒宗當時受業擅名于後者劉焯
 劉炫等皆其門人誤禮記義疏四十卷行于世若侯聰
 則無攷鶴壽案此條于賀瑒徐遵明脫去其字于李鉉
 脫去其里居今各依本傳補入先生謂隋志沈
 重孔穎達作沈重宣今據衛湜禮記集說知宣為范宣
 字宣子濟陽人東晉員外郎隋志載有禮記音二卷
 左傳疏序所舉凡三家陳儒林沈文阿傳云字國衛吳
 興武康人研精章句博采先儒異同自為義疏治三傳
 世祖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天嘉四年卒

年六十一南史同多一句云誤春秋義記行于時隋儒
 林劉炫傳云著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述議四十卷此即
 穎達所據以為本者其攻昧殆即穎達所謂炫規杜氏
 之失一百五十餘條也若蘇寬則無攷玩穎達序雖
 見蘇寬之書實未采其一句自今論之左傳當以服虔
 為主其次則取賈逵其說詳後觀穎達云蘇全不體本
 文惟旁攻賈服炫之攻昧如說文支部云攻擊也是也
 寬之旁攻賈服如攷工記注云攻猶治也是也然則左
 傳各疏蘇寬最佳所可恨者彼時服注具存何不竟用
 服注作疏而反作杜疏穎達列寬于文阿後炫前寬必

北人疑亦從齊周入隋因杜注盛行牽于時風姑就杜為疏而隱以扶賈服作此調劑之計穎達既無卓識奉賈服以存古反黨杜而斥蘇紕繆極矣

賈公彥儀禮疏序所舉凡二家黃慶李孟愬皆無攷

同修疏人

與孔穎達賈公彥共誤正義者馬嘉運趙乾叶蘇德融趙宏智王德韶李子雲朱長才隨德素王士雄齊威賈普曜朱子奢李善信柳士宣范義頽張權周元達趙君贊谷那律李元植竝見孔賈序新唐書志于易多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談于志寧五人于書多刊定一條

凡若干人穎達禮記疏與公彥共定新舊唐書志別載公彥禮記正義恐卽是今穎達本左傳疏與楊士勛共定若公羊疏則必徐遵明

故而末段則略舉諸儒姓名云漢世鄭元竝為衆經注
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元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
春秋休公羊傳盛行于河北此段乃經學中第一緊要
關目何以從未有人理會到此予為拈出學者急須著
眼周易當以孟喜虞翻為主鄭康成于此經卻未為精
詣然鄭易究與孟不甚相遠北學既宗鄭易則孟亦在
其中能發揮孟者虞翻為最善翻實南人若無拘于北
亦何能研究乃爾至于北朝崇尚鄭注書詩三禮論語
孝經服注左傳何注公羊其擇取允當絕倫并何注公
羊疏亦疑徐遵明作信乎經學之在北不在南也下文

又云王肅易亦闕行焉肅當作弼又云晉世杜預注左
氏預元孫坦坦弟驥于劉義隆世竝為青州刺史傳其
家業故齊地多習之隋儒林傳敘首云南北所治章句
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
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
詩則竝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
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此段通論南北學尚之異挈領
提綱亦頗能得其總要然于何休公羊竟不齒及則其
標舉北學已遠不及魏收愚前論公羊疏必係北朝精
于實學篤守師法之人所為若徐遵明是今觀魏收言

何休公羊盛行于河北愚說猶信乃作隋書者于此疏
 竟夷然不屑置若罔聞無識之甚至其評斷云南得英
 華北得枝葉大有揚南抑北之意殊不知王易偽孔書
 杜左經中之蝨賊也反以為英華何哉此種議論必出
 于劉焯劉炫隋書唐人所修彼時俗學漸熾古學漸微
 幸而詩則竝主于毛氏禮則同遵于鄭氏四經得以長
 留天地閒并公羊亦未蕩廢然而十一經中古學已亾
 其五數千百年之下撫卷三歎能不深惜之鶴壽案此
 條總論五

喜章句殘缺阮孝緒七錄作十卷近惠定宇先生所著
 易漢學孟長卿易章句列卦氣圖說此即唐一行所謂十
 二月卦列出于孟氏章句其說本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
 者也次列推卦用事日此即劉洪所謂因冬至大餘倍
 其小餘坎用事日加小餘千七百五十三其法從大餘中
 乎用事日求次卦各加小餘千七百五十三其法從大餘中
 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者也長卿六日七分諸說與京
 君明相出入故漢志又云易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
 氏京房六十六篇其章句與今文異者如夕惕若厲无
 咎作夕惕若黃為句履虎尾愬愬終吉愬愬作競競下
 有恐懼二字用極馬壯吉極作拊無用字之類見說文
 解字又如咸其輔頰舌頰作俠懲忿窒欲作恹恹浴日中
 則昞作稷之類見經典釋文隋經籍志又云周易九卷
 吳侍御史虞翻注其書雖亾而李氏集解采撫甚備翻
 博學洽聞所著有周易集林律語國語老子參同契注周
 易日月變例周易集林律語國語老子參同契注周
 馬融作易傳鄭康成作易注荀爽劉表宋忠李謨王朗
 董遇皆以易名家而翻獨傳孟氏學觀其上獻帝奏云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學至臣五世臣習
 經于枹鼓之間講論于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

注則知孟氏易乃其家學又奏云穎川荀爽為西南
 所說西得朋陽其類月朔至望復震至乾三與時偕行也
 得朋者謂陽謂陽喪滅坤至復震至乾三與時偕行也
 東北喪朋者謂陽喪滅坤至復震至乾三與時偕行也
 庚也惠氏易漢學虞仲翔易首列八卦亦不盡同圖正以發
 明此段陰陽消息之理也然虞氏易亦不盡同圖正以發
 陰疑于陽為其嫌于無陽也與荀氏同累其角得失勿如
 恤野容與鄭氏同萃亨無亨字與馬氏同洗心作先心
 與京氏同似非專主一家者先生又謂鄭注書偽孔書禮
 服注左傳何注公羊北朝崇尚允當絕倫者偽孔書禮
 固不足數然鄭注亦已殘缺先生蓋欲以尚書後案追
 配前儒也詩有鄭箋三禮有鄭注無容擬議左傳何以
 必用服注也先生蓋鄭元欲注春秋尚服注中慎遇
 在內故也世說云鄭元欲注春秋尚服注中慎遇
 宿過舍先未相識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服注中
 之良以多與已同識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服注中
 當盡以春秋注與君遂為服氏注但卷其書無一存者隋
 籍志云春秋注左氏君遂為服氏注但卷其書無一存者隋
 注又云春秋注左氏君遂為服氏注但卷其書無一存者隋
 秋成長說九卷塞難三卷漢議駁二卷膏肓釋唐書經籍

志有左氏音隱一卷何氏春秋漢記注十一卷今僅散
 見各疏中且服虔之說尤明左氏館建初元年氏三十篇
 五經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氏館建初元年氏三十篇
 永平中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建初元年氏三十篇
 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
 者達于是摘出左氏三十事帝令達自選公羊嚴顏諸
 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今其
 說亦僅散見各疏中若謂服注可以采集而兼取賈逵
 注亦宜采集也陸澄曰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
 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今畱服而賈
 賈則經有明所闕觀此則賈重固當竝用矣唐先生志以
 跡為徐遵明所作故極其推重然何以隋唐諸志絕不
 登載直姓崇文總目始著之漢時穀梁有唐固始信孔
 周慶丁姓王彥五家之說魏晉以來又有唐固始信孔
 行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十數家迄甯以爲
 不足觀乃與長子泰中子雍小凱從弟邵商略各得子
 博采諸儒成其父注之志晁總之風氣雖分遠大得子
 夏真傳而先生不及之何邪總之風氣雖分遠大得子
 各有不同北人豈必皆篤實南人豈必盡輕浮觀諸史
 所載南人之長于經學者南齊書云劉瓛沛國觀諸史

冠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陸澄吳郡人
 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國學議置鄭王易澄謂鄭不可缺
 卽三先生亦深取其說梁儒林傳云何休之廬江人少
 好三禮當時國易毛詩左氏春秋而又有吳郡皇侃
 入徧治鄭氏禮周易孔僉孔子祛陳儒林傳云沈文阿
 武康沈峻山陰賀陽孔自爲義疏治三禮三傳又有沈
 吳興武康人研精章句自爲義疏治三禮三傳又有沈
 洙沈不害亦武康人咸哀吳郡鹽官人遊學京都受三
 禮于國子助教劉文紹北人宋懷方自魏攜儀禮禮記
 疏秘惜不傳獨授咸生顧越亦鹽官人而又有吳郡陸
 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錢塘全緩自齊梁
 以來名儒林立安見南人無鑽研北學者哉

南豈無良儒皆行北學之宗風北亦有漫士實中南人
 之蠱毒

北齊儒林傳敘首云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
 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

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
 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
 及青齊之閒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魏
 書云王弼易亦閒行焉與此所云師訓蓋寡正合王弼
 三國魏志無傳僅于鍾會傳末附綴六句述其注易及
 老子而已周易衆經之弁冕其注若當時人皆尊信雖
 陳壽亦不敢略之如此弼北人而其學不能行于北但
 能行于南可見北人亂道亦必須南人附和方能行也
 從曹魏直至李唐方以弼注爲主公然盡廢漢經師舊
 學此真事之奇者裴松之注采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

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元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間至于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闡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盛乃有此侃侃正論抑何明確會嘗論易無互體弼亦擯互體故史家以弼附于會傳繫辭曰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若無互體六十四卦只說六十四事何足以彌綸天地經緯萬端乎南齊陸澄傳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國學下當有議字此下載澄與王儉書王弼注易元學所宗今

若宏儒鄭不可廢云云澄雖未能極口詆黜王弼想彼時江左元風大扇故作異詞然其云元嘉建學之始元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元事成敗儒元嘉宋文帝年號延之詩人文人而談經學宜其舛矣澄又云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竝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此兩節澄之說精妙絕倫說詳十七史商榷元學者老佛也弼全用老佛以說易故澄爲此言魏儒林李業興傳云天平二年蕭衍親問曰聞卿善于經義儒元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爲書生止讀五典至于深義不辨通釋五典五經也深義元學也

行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
元學何敢輒酬北朝人好古守正如宜王易不能行

于北矣

鶴壽案先生引陸澄傳時國學議置鄭王易下
載澄與王儉書云王弼注易元學所宗今若宏

儒鄭不可廢徧檢澄傳並無此語未知從何處拾來因
憶先生所著尚書後案君奭篇引後漢書卷六十四延
篤傳云文王牖里閎散懷金以後漢書檢之乃在卷五
十四延篤傳下篇史弼傳內史漢雖日用之書下筆亦
不無舛錯

前已引北齊儒林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授李周
仁等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
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得費彪疏乃畱意焉武平北齊
後主年號鄭所傳正係古文作史者無知反稱為今文

因其不注增多篇只有二十九篇故混稱今文說文自
序云其偁書孔氏古文也此真孔非偽孔偽孔出皇甫
謚北人也蓋本于王肅予前言北人中南人之蠱毒是
也偽孔但能行于南不能行于北南人立學置博士歷
四百餘年始能流傳到北予前言北人或有亂道亦必
須南人附和方能行也南北朝信使交通北豈不知南
有偽孔良由北人樸實寧使保殘守闕心惡孔書假託
不肯信也鶴壽案皇甫謚安定朝那人王肅父朗東海
郡人肅生于會稽先生謂偽孔出自士安嫌
是北人故又言本于子雍其實偽古文偽孔
傳皆出自子雍之手直至梅賾始獻之耳
魏儒林李業興傳云天平四年蕭衍散騎常侍朱异問

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園丘非南郊异
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

南北學尚託諸空言亦見諸行事

鶴壽案魏志云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

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誤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叔然駁而釋之蓋肅專主難鄭故鄭主郊丘異所而肅不然世所傳家語一書亦肅所偽造以難鄭者也

北齊儒林傳敘首云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竝服子慎
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邗峙張思伯張雕
劉晝鮑長暄王元則竝得服氏之精微觀此則服氏在
北朝頗盛名家魏儒林徐遵明傳云知趙世業家有服

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乃往讀之復經數載誤春秋
義章三十卷遵明識之卓而取之精若此梁儒林崔靈
恩傳云清河武城人先在北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
歸國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
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會
稽虞僧誕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竝行焉南史同靈恩
起北雖歸南猶崇北學彼僧誕又何責焉周儒林樂遜
傳云字遵賢河東猗氏人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
徒趙魏乃就學左氏春秋大義大象二年位開府儀同
三司大將軍授東揚州刺史隋開皇元年卒年八十二

遜著左氏春秋序論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

違服字誤作成服左出遵明其傳授之盛若此宜杜氏

不能行于北矣鶴壽案先生極服膺徐遵明惜其書無傳觀樂遜為遵明高弟而通賈服說則

知北朝時賈注竝行今略舉數條于左桓五年詹動而

鼓云詹發石文六年正德利用厚生云正德人德利用

而德厚生天德宣二年于思于思云白頭貌襄九年冠

商邱在漳南其說較杜注為長至于服注大半為杜所

襲取其杜所不取者若桓六年接以太牢云接者子初

生接見于父僖十年狐突適下國云晉所滅以為

下邑諸條若欲盡去杜而用服所見亦太偏矣

劉焯劉炫會通南北漢學半其罪甚大

學皆北是兩非而易書左唐人廢北用南其端皆發于

劉焯劉炫隋儒林傳敘首云二劉拔萃出類云云已見

前又劉焯傳云少與河閒劉炫同受詩于同鄉劉軌思

受左傳于廣平郭懋常問禮于阜城熊安生云云已見

前又劉炫傳云縣司責其賦役吏部尚書韋世惠問所

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

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義竝堪講授周易儀

禮穀梁用功差少云云又史臣論云劉焯道冠縉紳數

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

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

不該覽雖探蹟索隱不逮于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合

各條觀之凡作史者竭力推奉之語皆二劉大罪案也

唐虞以下羣聖迭興直至周衰惟吾夫子為生民未有一人故學無常師自非夫子誰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金聲玉振集其大成而刪定五經乎夫子沒七十子各守其家法歷六國暴秦東西兩漢經生蝟起傳注麻列人專一經經專一師直至漢末有鄭康成方兼眾經自非康成誰敢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使學者知所歸乎自有二劉會通南北而漢學遂止其半矣鶴壽案觀士元光伯本傳則一人之淵博誠為六朝以來之傑出者先生必欲痛斥之并援孔子康成以壓倒之無論其他即以左傳言之先生既欲斥杜申服而光伯非援服以難杜者邪先生前謂攻味十卷即炫所以規杜之失者然舊唐書經籍志別有炫所撰春秋規過三卷孔穎達所謂一百五十餘條當在

此今觀光伯所規如閔元年辛廖杜注云晉大夫光伯曰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于晉又辛甲辛有筮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為晉大夫服氏以為畢萬在周筮仕于晉是也此一條明是舉服以駁杜其與服稍異者如莊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子慎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光伯曰投車蓋過于稷門說太淺耳然亦不甚相遠他如嘉粟旨酒之粟為穗貌以祭仲之仲為非名謂蒐于被廬先軫始佐下軍謂用蜃復用炭乃天子之制以使西鉏吾亢府守為府庫守藏謂冠是大禮當編羣廟謂公姑姊止襄公父之姊一人若此之類安知其非本服注以規杜者邪今既痛斥光伯則必并規過諸條而盡去之執必違服申杜而後可

兩漢立學十四家去取不公明說見十七史商權唐人作九經疏其去取亦謬推其故皆起于二劉

十三諸儒姓名孔穎達序與各史異

孔穎達各疏序舉作疏諸儒姓名于摭毛鳳苞汲古閣

板拈出又從任太學兆麟家秀才汝翰借明北國子監十三經注疏勘對相同又購得惠徵士棟用宋刻纂圖互注禮記本每頁板心有刻工姓名者按毛板并用宋本附釋音禮記注疏同校字句小有異者甚多而孔序舉疏家姓名則同攷之各史多與穎達異穎達誤也如庾蔚之見隋經籍志梁儒林司馬筠傳周捨議禮引庾蔚之說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亦皆稱庾蔚之穎達作庾蔚誤沈重亦見隋經籍志周儒林有沈重傳又見此傳敘首北史亦有傳皆稱沈重穎達作沈重宣誤皇侃亦見隋經籍志梁儒林有傳其字作侃攷侃字見說文

川部从亼从川外口部品部人部皆無侃字南史亦作侃梁書侃字不知從何而來謬甚然此傳言侃爲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則其姓皇甚明穎達作皇甫侃誤徐遵明魏儒林有傳又見李業興傳中北齊儒林傳敘首李鉉傳中周熊安生傳中穎達作徐道明誤李鉉北齊儒林有傳云字寶鼎然稱名不稱字又見此傳敘首惟周儒林熊安生傳中嘗一稱李寶鼎其餘則未見穎達直稱李寶鼎者殆因南北朝人多以字行故邪熊安生周儒林有傳此傳敘首稱熊生此汎稱非名又見北齊儒林傳敘首隋儒林劉焯傳中北史儒林亦有熊安生

傳末一段云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則此姓名甚著穎達作熊安誤沈文阿亦見隋經籍志陳儒林有沈文阿傳南史同穎達作沈文何誤鶴壽案沈重范宣係是兩人禮記疏序脫去范字先生偶然失檢至于徐遵明誤作道明沈文阿誤作文何此以筆迹相近而誤遵明字子判文阿字國衛則作遵作阿者為是猶之南史儒林傳云張譏誤周易義三十卷隋經籍志作張譏然譏字直言則作譏者為是又毛詩疏序所舉舒瑗隋志作舒瑗其字無聞則作瑗作瑗未知誰是先生亦未之及

南國子監板

王貽上帶經堂集康熙十九年為國子監祭酒請修經史刻板摺子明南北兩雍皆有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

刻板南監板存否久不可知國學板一修于前明萬秣二十三年再修于崇禎十二年至今急宜修補云云案明南國子監十三經注疏板本予生平從未見過想必久燬北國子監板亦祭酒曾陳及同業周熟寶對明北京國子監十三經注疏周易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李長春校每卷皆以校人姓名冠于首板心萬秣十四年未附玉弼略例一卷邢璣注此經不將經典釋文散入刻附于末別為一卷福建板巡按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者與此同而汲古閣毛刻則無之別

將略例刻入于其所謂津逮祕書最爲可笑北監尚書亦祭酒李長春及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盛訥校第三卷則祭酒易以田一雋板心萬秣十五年毛詩祭酒黃鳳翔承直郎司業楊起元校板心萬秣十七年周禮祭酒曾朝節右春坊右中允劉應秋校板心萬秣二十一年儀禮亦祭酒曾朝節及司業周應賓校板心同上禮記亦祭酒田一雋及司業王祖嫡校板心萬秣十六年左傳祭酒盛訥校板心萬秣十九年公羊亦祭酒曾朝節校板心萬秣二十一年穀梁亦曾朝節及劉應秋校板心同上尚書以上八經皆將釋文散入毛

刻同考經祭酒韓世能校板心萬秣十四年論語亦祭酒李長春校板心同上二經皆無釋文毛刻同釋文所音考經用鄭康成注注疏本開元御注則無釋文固宜爾雅亦曾朝節周應賓校板心萬秣二十一年此雖有釋文但只存其音凡所引用古人語盡行削去并其音亦大半改爲直音反切存者甚少毛刻同孟子祭酒劉元震及司業楊起元又祭酒盛訥司業蕭良有校板心萬秣十八年愚謂學術敗壞至明神宗時已極讀書種子殆將絕矣校之是非姑置勿論但此刻在前毛刻在後五六十年號爲稍精而今攷之大略皆同其釋文之

或入或不入或入而刪削亦皆同惟易別附于後毛刻

獨無鶴壽案陸子淵河汾燕閒錄謂雕板始于隋文帝

書肆鬻字書小學率皆雕本則是始于唐中葉以後至

宋真宗咸平四年將九經義疏頒行州縣而印板盛行

明國子監修國子監舊藏書板永樂二年命工部修補國

子監各樣經籍板宏治四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上

言國子監各樣經籍板宏治四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上

嘉靖五年開建陽書坊刊本盛行字多訛舛巡按御史

楊瑞提學副使邵銳疏請專設儒官校勘經籍上遣侍

讀汪佃行詔授張位上言辟雍乃圖書之府故自昔辨

萬秣二年祭酒張位上言辟雍乃圖書之府故自昔辨

譌證謬必以秘書及監本為徵今十三經注疏久無善

本請命工部給資鏤刻其時見存者四書集注板四百

五十一周易傳義板五百一十三尚書集注板三百二

毛詩集注板三百四十二禮記集說板七百一十八春

秋四傳板八百九十三論語

集注考證板五百而已矣

經典釋文

武進臧玉林經義雜記云周顯德二年二月詔刻易書

周禮儀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聶崇義校勘自是相

繼校勘禮記三傳毛詩音竝拙等校勘建隆三年判監

崔頌等上新校禮記釋文開寶五年判監陳鄂與姜融

等四人校孝經論語爾雅釋文上之三月李昉知制誥

李穆扈蒙校定尚書釋文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尚書命

判監周惟簡與陳鄂重修定詔刻板頒行咸平二年

十月十六日直講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

釋文竝行從之是書周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

覆定古文并書刻板景德二年二月甲辰命孫奭杜鎬
 校定莊子釋文案釋文敘錄云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
 書後范甯變為今文集注今以孔氏為正其目載孔安
 國古文尚書傳十三卷據此知陸德明尚書釋文本用
 古文周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者是也但
 世間已有范甯所變今文尚書釋文及隋唐志皆十卷故開寶五
 年命周惟簡等重修刻板頒行則改古文為今文非德
 明之原本矣及咸平二年孫奭復請摹印古文釋文與
 新定釋文竝行尚今古文竝存今世所行尚書釋文皆
 是今文則為周惟簡等改定之本而非孫奭等復請摹

印之本矣兩本竝行一存一沒非因人情喜新厭舊之
 故與愚謂經典釋文本自為一部首尾完具自五代及
 宋分析每經各為一部逐漸校刻其後復以散入注疏
 而古人真面目不復見幸而文淵閣全書三十卷復出
 葉林宗影寫之納蘭成德刻入通志堂經解近盧學士
 文弢又重校刻鶴壽案臧氏此條根據玉海所敘原委極其明晰先生錄其原文但此條已載明開寶五年命陳鄂重修定尚書釋文馬端臨係元初人在王伯厚之後則下文通考一條可不必載
 予所見有宋板周禮每句旁有圈有鄭注有釋文釋文
 首冠以陸曰二字無疏每卷尾列經若干字注若干字
 音義若干字音義者釋文也未一條云余仁仲刻于家

塾余仁仲刊本見相臺岳氏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
 例跋云歲在戊戌重裝海虞窮民錢孫保識孫保字求
 赤戊戌係順治十五年顧文學之達買得子從顧處一
 觀又有宋板左傳有杜注有釋文無疏卷首題云謹依
 監本寫作大字附以釋文三復校正刊行兼刊圖表於
 卷首春秋諸國地理圖淳熙柔兆涸灘仲夏閩山阮仲
 猷種德堂刊段明府玉裁買得子從段處一觀子所藏
 宋板附釋音毛詩注疏前有毛詩正義序後有劉氏文
 府印叔剛印桂軒印一經堂印次毛詩譜序次卷第一
 有傳有箋有陸德明音義有正義然余氏周禮阮氏左

傳劉氏毛詩雖均屬宋板實皆書坊所刻余既去疏而
 附釋文者取簡淨也劉三者兼取漸趨于備也而予別
 藏惠棟手校用淳化宋板本校毛板禮記正義每頁板
 心有刻書人姓名者云宋板無釋文則知宋板本無釋
 文其後書坊傳刻漸趨完備至明始概行附入然猶或
 有或無或全或刪
 經典釋文散入九經正義周易獨不散入殊不可解其
 中所引師讀疑是淮南九師之音又引三家疑即荀氏
 九家所載又引王伯玉王嗣宗及李斐注漢書皆不知
 何許人又引子夏傳薛虞記據姑九五正義記即傳之

義疏而德明云虞不知何許人又引桓元說桓元注易從未見于他書

尚書釋文係宋陳鄂刪定非德明元本見文獻通攷卷一百七十七

注與釋文誤連

監板九經經用大字注字略小而亦單行疏則小字雙行各鐫白文冠之釋文亦小字雙行每節各附注之下疏之前其首加一小圈別之尚書舜典肆類于上帝下傳有王云馬云此誤刻釋文連入傳毛詩關雎后妃之德也下鄭箋之下用小字雙行刻后妃芳非反此釋文

也下文用單行刻爾雅云云一段約百餘字此俱係釋文刻書者誤亂其例陳風東門之池下釋文孔安國云停水曰池云云亦誤連鄭箋儀禮第二卷士昏禮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亦釋文誤連鄭注左傳僖十五年曰上天降災云云釋文自曰上天降災以下凡二十二字檢古本皆無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誤連杜注鶴壽案尚書釋文王曰上帝天也以下二經孟子攷文已詳言之若左傳曰上天降災至惟君裁之混入傳文者凡四十二字不止二十二字釋文亦云四十二字孔疏本兩君下尚有兩見二字閻若璩曰鄭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引孔安國云停水曰

池不知何從得此訓安國生平止傳論語孝經二書無池字意是別有訓說流于東漢鄭得之載于此泰誓有陂池作傳者于陂字既用毛傳澤障曰陂又于池字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實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于此閻不知孔安國云停水曰池云云乃陸氏釋文刻書者誤連鄭箋故遂據以立說儀禮昏禮釋文壻悉計反云云亦誤連鄭注閻即據以爲鄭注謂鄭亦有反切誤正與此同以閻之精于攷據尚有此失信乎識古之難也

張柬之駁王元感

舊唐書張柬之傳宏文館直學王元感論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柬之駁曰孔鄭何杜之徒竝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莠言請所有倚摛先儒願且以時消息三年之喪鄭王異說論者多是鄭非王而王元感獨主三十六月則鑿空妄造者也張柬之所駁尤足爲後學之戒孔鄭何杜謂孔安國尚書傳鄭康成毛詩箋三禮注何休公羊傳解詁杜預左氏傳集解也于其本朝正義所定九經注僅取四家者毛萇統于鄭穀梁以經小略之也孔安國乃僞本左傳應用服虔事屬已成衆

口一辭惟有超世之識者乃能辨之

前鶴壽案三年之喪

肅謂二十五月據三年問也鄭康成謂二十七月據

傳也杜佑通典又以為二十八月今案三年問云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孔穎達謂若不以是裁斷則送死

之情何時得已復吉之禮何有限節吳澄謂二十四月

則兩期矣二十五月者第三年之月也大祥後除練服

去經杖則喪事畢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禫祭畢而

除者此非喪之正服也閒傳云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

食飲水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

禫飲醴酒中月者大祥之後更開一月而為禫祭凡二

月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則猶在可斷不可斷之閒然則

二情也推孝子之情則當以閒傳為準杜佑用康成之

說又加至二十七月之終則當以閒傳為準杜佑用康成之

始吉幾于無限制矣故宋仁宗天聖中更定五服年

禮以二十七月為斷也雖張柬之歷引春秋尚書禮記儀

禮凡為二十七禫之為言澹澹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

禫禮以二十七禫之為言澹澹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

禫禮以二十七禫之為言澹澹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

禫禮以二十七禫之為言澹澹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

禫禮以二十七禫之為言澹澹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

禫禮以二十七禫之為言澹澹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

禫禮以二十七禫之為言澹澹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

禫禮以二十七禫之為言澹澹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

禫禮以二十七禫之為言澹澹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

禫禮以二十七禫之為言澹澹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

禫禮以二十七禫之為言澹澹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

禫禮以二十七禫之為言澹澹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

孔而略鄭矣

尊

二

世皆堂

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父母有終身之痛豈徒

歲月而已乎是東之亦兼取鄭說矣若王元感所謂三

年計之當有三十六月所據其意不過謂一年十二月合三

小功十四日織七日斷自既葬後其未葬之前仍服斬

衰至魏武帝令葬畢便除無所為三十六日之服今以

月易日豈不至當然元感著論在永昌時厥後元宗肅

宗之喪且改三十一日為二十七日矣先生特引此條

竝非為禮制起見不過借孔鄭何杜一語欲以申其宗

鄭尊何黜孔略杜之意耳然東之著論引何休曰僖公

以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薨至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

齊納幣纔二十四月杜預以長秣推乙巳是十一月十

二日經文有誤此年冬已滿二十五月故傳曰禮也據

此推步杜之攷校豈公羊所能逮則東之固宗杜而黜

何矣引孔安國曰湯以甲元年十一月崩至三年十

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

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

七經孟子攷文補遺

日本下毛野參議遺址有足利學多藏書紀州入山井
 鼎一姓神宇君彝偕其同里人根遜志字伯修者往探
 得古本七經孟子乃彼土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自中
 華齋往是衛包未改從俗字之前本也鼎乃誤為攷文
 三十二卷郡山教官物茂卿為序鼎書既成為西條侯
 府掌書記又有東都講官物觀字叔達者與石之清平
 義質木晟為之補遺鶴壽案山井鼎所據者只有古本
 足利本而已若以別本較之亦互
 有短長即如梁惠王章句上長老之稱攷文古本下有
 也字而為王之敵乎足利本無而之二字此皆無關緊
 要者皆專事焉攷文古本專作尊與宋本同頭半白班
 班者也足利本作頭半白曰頌班班者也此比監本為

長批鹿也攷文古本批誤作特各入保城二
 敵半攷文古本城誤作域則反不如監本矣

古書多亾于永嘉

經典釋文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
 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眾家之書竝滅亾而古文孔傳
 始興按魏儒林傳敘首云自晉永嘉之後字內分崩生
 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惟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
 將盡隋儒林傳敘首云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姓交爭
 經籍道盡德明云云謂立學已久者盡亾而魏書隋書
 尤明切隋經籍志亦云歐陽大小夏侯竝亾于此時詳
 見尚書後案

朱子但言九經疏

蜀相母音貫昭裔取唐九經本刻于成都未究而國滅但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論語孝經爾雅十經宋皇祐中田況補刻公穀二傳宣和中席益又刻孟子十三經之名始于此而蜀地僻遠石經不甚傳中土雖曰十三經朱子未嘗用也大全文集延和奏劄內載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印板本九經注疏又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臣熹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國子監九經注疏一條內稱太宗皇帝嘗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今乞仍詔國子監

將印板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

鶴壽案呂陶謂孟蜀石經只有九種皇祐中京

兆田公附以儀禮公羊穀梁今攷石經毛詩二十卷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儀禮十七卷亦張紹文書祥字皆缺其畫則孟蜀所刻實有十經儀禮非田元均所加也當以晁公武為正

十三經注疏

顧炎武日知錄云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案推孟配孔尊崇實始程朱顧謂十三經注疏之名至明始立

確甚蓋孟子自在諸子自王安石妄欲比孟孟始尊矣
 席益所為刻也然學者猶但知九經至南渡後四書之
 名立其勢有不可不進為十三經者趙岐注不成注而
 邵武士人疏嫁名孫奭更不成疏朱子力辨其妄要不
 能廢至明遂彙刻為十三經注疏

鄭康成總解經之書

鄭康成作六藝論六藝者易書詩禮樂春秋也書已
 散見各經疏及唐以前書引者尚多六藝論方叔機注見禮記正義今
 海寧陳鱣仲魚輯本存許慎作五經異義每舉經中諸
 儒異同條列之次加謹案二字則許評斷語鄭康成作

駁五經異義每舉異義一條次加元之聞也則駁語書
 已止散見各經疏及唐以前書引者尚多經疏所引每
 云鄭氏無駁則知鄭之遵許亦不少鶴壽案漢藝文志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為六藝故名六藝論隋志云一卷五經異義兼周禮諸經在內隋志云十卷駁五經異義雖見舊唐書無卷數

鄭康成弟子從問疑義逐條記錄名曰鄭志其弟子之
 名見各疏中甚多趙商張逸二人為之冠又有鄭記似
 即鄭志之類而其體不知如何分別二書皆已散見各
 經疏及唐以前書引者尚多有王聘珍江西建昌南城
 人乾隆己酉選拔貢生曾至吳門見訪自言采集鄭志

成一編予未見

鶴壽案後漢鄭元傳云門人相與譔元

隋經籍志則云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譔小同元

之孫也隋志又云鄭記六卷鄭元弟子譔劉知幾曰弟

子追論師注及應答謂之鄭志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

言更不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然則二書之分一出

門人一出元之孫一問答一不問答故與其弟子趙商

張逸外又有冷剛田瓊吳模焦喬王權鮑遺陳鏗崇精

采集羣書引用古學

古學已止後人從羣書中所引采集成編此法始于宋

王應麟周易鄭康成注及詩攷昔吾友惠徵士棟仿而

行之采鄭氏尚書注嫁名于王以為重予為補綴并補

馬融王肅二家入之後案并取一切雜書益之然逐條

下但采其最在前之書名注于下以明所出如此已足

若宋元人書亦為羅列徒以炫博予甚悔之而書已行

世不及刪改門人嚴蔚豹人采集春秋內傳古注輯存

三卷所采家數自服虔賈逵劉歆以下約如千家豹人

知有遺漏實能補之誠為有功若哀六年引夏書維彼

陶唐六句今在尚書五子之歌以為太康時而本疏云

賈服孫杜皆以為夏桀之時豹人既引本疏足矣而尚

書疏堯典篇目下疏亦云賈逵服虔注左傳亂其紀綱

云夏桀時豹人未之及也此等如必重累舉之無益于

事徒費筆墨亦何為哉予既笑余蕭客之陋又深悔已

之未能免于陋舉此一條為例戒集古者勿蹈此若襄

二十九年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賈逵曰言
 未有雅頌之成功見史記吳世家注豹人既引但周南
 關雎序疏以此句屬服虔豹人未及雖服用賈語但左
 傳服為主此類卻不妨重累舉之豹人嫌初刻有漏補
 緝重刻今觀二刻皆無此條若昭二十四年引泰誓紂
 有億兆夷人杜預云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疏但舉偽
 孔泰誓注夷人謂平人為孔杜異解他無所及尚書疏
 卻言左傳服虔注以夷人為夷狄之人杜預攘竊服注
 極多而忌其名重擯黜不數最為無恥昧心此條正攘
 竊者豹人但采本疏不參他經之疏故此條初刻重刻

亦皆漏卻服虔此類則必不可不補者杜之竊服甚多

不能備見舉一二以為例鶴壽案豹人既生胡弗

生亦未見到耳凡經義有兩說如莊十八年有城父獵
 騰也服虔以為短狐宣十一年令尹為艾獵城沂艾獵
 叔敖之兄服虔以為即叔敖杜用服而不表其名誠為
 攘竊他如分至啓閉等條人人同解竝無異說則不得
 概謂之攘竊矣且杜既竊服甚多何以欲去杜邪

尚書多士疏云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為遷
 邶鄘之民于成周分衛民為三國攷襄二十九年左傳
 吳札觀樂歌邶鄘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
 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
 康叔之化疏云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

三國詩國風邶鄘衛是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
 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
 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
 詩相與同風此注取漢志為說也漢世大儒孔安國賈
 逵馬融之徒皆以為然故杜亦同之左傳此疏雖不引
 賈注然亦言賈逵以為然若多士疏云云則的係賈左
 傳注且左傳疏引漢志于封弟康叔下刪遷邶鄘衛之
 民于雒邑句賴多士疏方知此句出賈逵且并知下文
 又有分衛民為三國句則漢志亦無竊謂班固與逵雖
 同時而逵稍在前據後漢書逵于顯宗永平中已獻所

作左傳解詁若固漢書則于永平中方始受詔作之至
 章帝建初中乃成書出賈書之後約二三十年志文同
 于賈注者乃固取賈非賈用固抑又思邶既紂子武庚
 所封鄘乃首倡逆亂連結武庚之管叔所封蔡叔但從
 之而已故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其罪大有重輕想邶鄘
 民皆從亂即所謂殷頑民也是以遷之于雒而虛其地
 衛民則不遷康叔盡得三國地而民則但得衛一國民
 其情形如此漢以下討叛平亂遷其民事見史者甚多
 皆法古也嚴初刻重刻于賈注此條皆漏
再攷毛詩邶
 鄘衛譜疏服
 虔注左傳亦與賈同而彼疏引服注又多鄘在紂都之
 西一句嚴亦不采毛詩譜疏于尚書儒也專就記憶熟

者攷如右他經未暇詳及
鶴壽案殷者紂都也周書
 作雒解云俘殷獻民遷于九
 畢多士序云成周既成遷
 殷頑民則賈謂遷邾邾之民
 于成周信矣作雒解又
 云俾康叔守于殷則賈謂分
 衛民為三國益信矣

偶見宋傅寅禹貢集解于荊州包匭菁茅引鄭注菁蔓

菁也此乃鄭周禮注疏因偽孔以菁茅為二物故引此

說之疏明言鄭以菁茅為一傳乃誤以周禮注為尚書

注又妄改奠菁為蔓菁近人余蕭客遂據傳摭入古經

解鈎沈書此以為好古而不知所擇者戒鶴壽案尚書
 疏引鄭云菁

奠菁也周禮醢人注云鄭司農謂菁菹非華菹元謂菁
 蔓菁也今案奠菁與蔓菁非一物奠當是析奠爾雅云

析奠大齊郭注云似薺葉細蓋薺菜中之一種尚書疏
 云奠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以其味善也蔓菁即

今之藏菜詩邶風云采葑采菲毛傳云葑須也爾雅云
 須葑葑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閒謂之葑方言云

豐蕘蕘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蕘魯齊謂之蕘關之東西
 謂之蕘菁趙魏謂之大芥郭注云蕘今江東字作菘也
 傅寅雖誤以周禮注為尚書注然改
 奠菁為蔓菁似亦攷據過周禮注矣

各疏中所引他經注非明眼不能採取如周禮春官天

府疏采鄭康成尚書顧命注云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

即虞書典謨是也愚案王肅注以大訓為虞書典謨偽

孔傳同而鄭云禮法先王禮教典謨非專說禮也先王

多矣不特虞也鄭意明明與王孔異且又不云典謨之

類而云即此是也此必賈公彥混取孔傳攙入鄭注中

殊不知王肅有心動與鄭違偽孔專取王注故以虞書

實大訓而豈可攙入乎近日余蕭客輯漢人經注之

者爲鈎沈有本係後人語妄摭入者有本是漢注反割棄者書不可亂讀必有識方可以有學無識者觀書雖多仍不足以言學

識緯

緯書者經之緯也亦稱識劉熙釋名以爲識織也其義織微秦語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此似緯之始也而張衡則云自漢取秦莫或稱識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蓋其說盛于王莽是以書正義云秦焚書後羣言競出緯文鄙近不出聖人通

人攷正謂起哀平據此則似緯書概不足信矣然如周易乾鑿度實夫子之微言鄭康成注特爲精確欲通易者舍此無由凡若此等必非哀平閒人所能僞造當出七十子之徒漢初脫秦火之厄而復出者也光武尤加敬信故東漢以緯爲內學如夏侯湛稱東方朔研精圖緯蔡邕稱郭有道探綜圖書皆是也隋志謂宋大明中始禁圖書梁天監後又重其制隋高祖禁之愈切煬帝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皆禁之自是無復其學然禁緯不始于宋漢末已禁之故鄭康成箋詩注禮多稱說正義以爲卽緯也時禁緯故云說又引鄭

志荅張逸問爲證而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亦云然惟是上雖禁之而當時傳習者多故晉泰始三年禁緯而禮志所列仍有天皇大帝五帝名後魏太和九年禁緯而祀典亦有天皇大帝五帝名東平王蒼所校郝萌所謨宋衷所注南北朝文士每多援引宋均注易緯九卷詩緯十卷禮緯三卷樂緯三卷春秋緯三十八卷論語緯十卷孝經緯五卷鄭康成注書緯三卷詩緯三卷猶載于唐藝文志予嘗攷之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合四十五篇七經緯三十五篇合河洛七緯爲八十篇七緯篇名見後漢方術樊英傳注謂易稽覽圖乾

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璇璣鈴攷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推度災汜秣樞含神務禮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援神契鈎命決春秋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此外散見羣書者易有天人應書有洛罪級禮有記默房瑞命記樂有五鳥圖孝經有中黃讖威嬉拒左右握雌雄圖分野圖內事圖春秋有命秣序少陽篇玉板讖孔錄法撰命篇則皆七緯之小篇名矣李尋云六緯不數孝經耳河圖九篇洛書六篇李鼎祚周

易集解所載康成注專舉之蓋其正篇也三十篇則支別也今散見羣書者河圖二字有叶光視萌絳象玉版龍文攷鉤龍魚三字有握矩起真紀鉤記命符挺佐輔稽燿鉤帝通紀帝覽嬉括地象始開圖闔苞受赤伏符會昌符合古篇提劉子祕徵篇錄運法洛書有靈準聽甄曜度摘亾辟寶號命錄運期或正或別今皆不能辨矣又有論語識在七緯之外篇名有曰陰嬉曰撰攷曰崇爵曰紂潛曰摘衰聖曰摘輔象曰承進誠若夫緯書有緯有候緯則諸經之緯候則尚書中候是已案璇璣鈴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

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攷中候篇名曰敕省圖三皇五帝事也曰運衡曰握河紀堯事也曰攷河命堯及舜事也曰稷起稷事也曰契握契事也曰維予命湯事也曰我膺瑞曰維師謀文王事也曰合符后武王事也曰準織哲齊桓公管仲事也曰霸免五霸事霸把也把天子之事也曰覬期秦事也曰苗興聖人苗裔興起也曰摘雒戒曰儀明不知何指其篇數可攷者後漢曹褒傳注引宋均云堯巡于河洛得龜龍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爲攷河命凡三篇在中候也則知

攷河命有三篇其餘不可知矣此外又有曰神靈圖曰孔子有雒讖曰五帝鉤命決圖曰孔老讖曰老子河洛讖曰尹公讖曰劉向讖曰堯戒舜禹曰孔子王明鏡曰郭文金雄記曰王子年歌曰嵩高道士歌曰孔子閑房記蓋雜緯也以上諸名皆予從羣書采獲者也歐陽永叔欲取九經正義刪云讖緯幸而其言不果行後諸緯竝亡惟乾鑿度存近日始從永樂大典中鈔出稽覽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是乾鑿度共得六種而易緯幾全別有乾元序制記其名雖未見于經史然馬氏經籍攷陳氏書錄解題皆言之以上七種幸皆有康

成注洵儒林之鴻寶也拘儒之論以康成注經引緯痛加詆訶然朱子論語集注用馬融說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乃禮含文嘉文詩集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乃易乾鑿度書攷靈曜洛書甄曜度文未嘗以爲朱子之病何獨責康成哉摯虞文章流別論云緯候之作雖非正文之制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劉勰文心雕龍云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哲而鉤讖歲秣無益經典有助文章是以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愚謂摯劉皆文人故其言如此緯雖無益于經康成所注皆有益者學者宜

研究之有鶴壽案乾鑿度託名黃帝竊取孔子其說謂
非即竊取繫辭太極生兩儀云云乎次及古帝之代與
乾坤巽艮之四門坎離震兌之四正無一不是竊取繫
辭者先生乃謂欲通易者舍此無由何邪易緯尚有垂
皇策萬形經乾文緯考經緯等名即見于乾鑿度書緯
尚有帝命期鉤命決考經緯尚有古秘圖口授圖應瑞
圖春秋緯尚有含文嘉括地象攷曜文白虎通編珠欽
文類聚引之河圖又有說徵示期運授皇參特洛書又
有稽命曜七緯之外論語則有素王受命識紀滑識比
攷識等名尚書中侯則有合符后詩思文疏引之而先
生皆不之及必有說焉惟中侯摘雜戒云若稽古周公
旦欽惟皇天順踐作即攝七年鸞鳳見冀莢生龍銜甲
此必漢末人獻諛王莽之辭而南齊祥瑞志引中侯儀
明篇曰仁人傑出握表之象曰角姓合音之于何禎解
音之于為曹宇蘇偁則云蕭角姓蓋亦皆獻諛之辭先
生難以措辭故直云不知何指也又謂論語集注君為
臣綱三句出含文嘉詩集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出乾鑿度攷靈曜甄曜度竊謂自生民以來即
有此三綱自造秣以來即有此天周之法作緯書者時

竊取之以張大其議論
耳先生何篤信之哉

後漢桓譚傳光武時譚上疏曰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
益圖書矯稱讖記可不抑遠之哉其後會議靈臺譚復
極言讖之非經鄭興傳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
斷之興對曰臣不為讖尹敏傳世祖以敏博通經記令
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中多近鄙別字頗類
世俗之詞恐疑誤後生此漢之不信緯者為其雜以偽
耳張衡闢緯語已見上亦出後漢衡傳衡雖不信又云
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則知稽覽圖
等衡未嘗不信也又李賢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

六藝四九凡八十一篇上文據樊英傳注五經與樂經
孝經共七凡緯三十五如衡傳注則六藝之緯三十六
比英傳注多一篇似以衡傳注爲正衡闢緯甚力尚信
八十一篇况桓譚輩乎且曹褒傳云褒誤次漢禮雜以
讖記沛獻王輔傳云輔好經書及圖讖則知識緯之在
漢通儒無不習之若劉勰稱仲豫者荀悅也又言荀悅
明其詭誕而悅傳竝無以緯爲詭誕之說曰吾欲以
易通卦驗天地成位以下兩節見周禮疏序所引緯文
及鄭注皆與此文互有不同大約賈所引乃唐初之本
是也若近儒馬驥繹史孫穀古微書所引亦與今本異

則不足信二論

